

書

詩毛氏傳疏卷三

長洲陳奐學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國風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疏

邶商邑名在商都之

北武王封武庚為商後其國不襲紂之故都而徙封於國北之邶邑朝歌紂故都也續漢書郡國志云朝歌北有邶國說文云邶故商邑河內朝歌以北是矣武王時武庚以邶為國都稱邶國而庸與衛皆其下邑成王時封康叔於紂之故都更名曰衛稱衛國而邶與庸又皆其下邑衛即朝歌邶在朝歌北庸在朝歌東所以邶庸衛三國之詩皆衛詩也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工為之歌邶庸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又衛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邶詩也而稱衛詩蓋周大師舊次本三國不分編詩者見其篇什繇多較異他國乃分之為三猶雅之有什焉爾古國邑通稱也然

則一衛也兼有故殷邶庸則謂之邶庸衛衛取相土
東都曰商衛衛遷帝丘居夏伯昆吾之虛曰昆吾衛
皆以衛為國都而繫以舊號遂連而稱之與之同例
邶庸衛俱在漢河內郡朝歌縣內漢書地理志云河
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
庸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
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
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以來輔周室
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
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

柏舟五章章六句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疏史記衛世家康叔七世至頃侯頃侯厚賂周夷王夷
王命為衛侯頃公即頃侯也邶庸衛三國皆衛詩庸
首柏舟衛首淇奧皆武公時詩頃侯在武前故邶遂以柏
舟為首正義云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為
先是矣列女傳貞順篇以此詩為衛寡夫人所作潛夫
論斷訟篇亦云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用

列女傳然與漢書本傳說苑新序所引詩義皆不合此
劉子政習魯說兼用韓詩故歟凡韓同毛者多魯異毛
者多其師承
源流蓋如此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傳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為

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傳

耿耿猶傲傲也隱痛也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傳非我無

酒可以敖遊忘憂也疏釋文云汎流兒本或作汎汎流

然而流是唐時毛傳作汎汎流兒不重汎字王肅依下文

經作汎其流傳作汎汎其流乃於上句重一汎字不知

汎猶汎汎也書禹貢孔穎達疏引傳作汎汎流也依王

肅本又見誤為也字耳柏木名柏木為舟曰柏舟故傳
云柏木所以宜為舟也亦汎其流亦語詞也傳以汎汎
其流釋經汎其流三字則傳中亦字當衍矣興者柏舟
與仁人不以濟渡興仁人不遇時○耿耿猶傲傲此以
今語通古語之例楚辭遠遊夜耿耿而不寐兮王逸注

云耿一作炯哀時命作炯炯說文耿炯省聲故耿耿或
作炯炯也廣雅耿耿警警不安也倣與警通隱讀為慙
說文云慙痛也慙亦作般文選陸機歎逝賦阮籍詠懷
詩謝瞻答靈運詩劉琨勸進表稽康養生論注引韓詩
竝作如般憂案般即慙之省如猶而也詩合二句為
一句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言耿耿然不得寐而有思痛
之憂也如與而一聲之轉故如而皆為轉下之詞傳釋
微為非非本字微假借字遊當作游微我無酒以敖以
游言非無酒敖游以忘此痛憂耳亦合二句為一句鹿
鳴傳云敖游也敖游連文同義則下以字為語助足句
此全詩通例如此易林屯咸云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
耿寤寐心懷大憂仁不逢時退隱窮居焦說正用毛序
隱憂為大憂王引
之云本三家義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傳鑿所以察形也茹度也亦有兄

弟不可以據傳據依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傳彼彼兄

弟疏鑿釋文作監周禮司烜氏注監鏡屬茹度爾雅釋
言文鑿所以察形之物我心非如鑿人不可以測

度於我意承上章而言我心之隱憂人無有能明其志
者耳匪鑿不可茹與下文匪石不可轉匪席不可卷句
法一例箋謂鑿之察形不能度其真偽我心度知眾人
之善惡外內但經明言鑿可度我心不可度依鄭說則
為鑿不可度而我心可度矣韓詩外傳云莫能以己之
矜矜容人之混汗然下即引此詩韓訓茹為容納與毛
訓各通○據依同義僖五年左傳虞公曰吾享祀豐絮
神必據我宮之奇對曰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是據
為依也往愬逢怒即是不可依之事故傳冢上文而釋
之云彼彼兄弟箋云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傳石雖堅尚
可轉席雖平尚可卷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君子望之
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
有其容不可數也疏石堅席平傳但就石席作釋箋乃
成傳義也說苑立節篇言比干尾生夷齊之事其下引
此詩而釋之云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

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眾也又新序節士上篇言原憲
居魯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故養志者忘身身
且不愛孰能累之亦引此詩說見韓詩外傳其言君子
之不遇時並與毛詩序合○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
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此文多有誤奪正義云君子望之
儼然可畏釋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釋經之儀
也正義本傳中威儀二字作宜字案君子下尚有奪字
古本毛傳當作君子有威儀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
各有宜耳十九字傳順經先出威儀二字下復分解以
畏釋威以宜釋儀言可畏必曰望之儼然言各有宜必
曰禮容俯仰又於分解中見其互義自各本君子下奪
去有威儀三字解者因改宜為威儀幸正義本作宜不
誤尋釋傳文訂正之如是襄三十一左傳衛北宮文
子引詩釋之云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
威儀也文子又云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
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
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毛傳言
君子有威儀正用左傳文唯左傳釋詩言君臣父子兄
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皆者統同之詞蓋言各有當也傳
詩序之謂仁人不當為統同之詞蓋言各有當也傳棣

棣富而閑習也閑當作閒閒古嫺字閒下習字宜衍車
鄰傳閒習也訓閒為習則不必於閒下增習矣杜預左
傳注作富而閒也四字可證富而閒猶之美且都有女
同車傳云都閒也相如賦所謂雍容嫺雅是也新書容
經篇云棣棣富也義與毛同棣棣禮記孔子閒居篇引
詩作逮逮鄭注云安和之貌義相近傳云物有其容不
可數也此上當奪選數也三字先釋經字再釋經義全
詩通例如此左傳注及釋文皆云選數也疑杜陸所見
傳文有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
時制宜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
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左傳注云物類也容貌也不可
數者言己之儀容美備不可說數也容經篇云不可選
也眾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傳愠怒也悄悄憂貌靚閔既多受

侮不少傳閔病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標傳靜安也辟拊

心也標拊心貌疏傳先釋愠後釋悄悄文疑誤倒顏師古注漢書楊倞注荀子及魏徵羣書

治要竝云悄悄憂貌愠怒也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
毛傳皆當不誤怒當作怨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
而怨此羣小人在君側者也文選思玄賦注引傳愠怨
趙注云憂心悄悄憂在也愠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
議賢者也孟子引詩正與此序文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合傳義正同孟子又荀子宥坐篇釋詩云小人成羣斯
足憂矣家語始誅篇同此釋憂心悄悄句漢書楚元王
傳劉向釋詩云小人成羣誠足愠也蓋揆下愠于羣小
句立訓韓詩外傳云小人成羣何足禮哉不足禮亦是
怨之意○閔病釋詁文鳴鵙閑予小子同女曰雞鳴傳
亦訓靜為安說文埤亭安也靜與埤通拊心釋訓文
說文日部引詩作晤辟玉篇手部引詩作寤拊心釋訓
寤拊也楚辭王褒九懷寤辟標兮永思王逸注與爾雅
毛傳同辟皆拊古文假借字說文
云標擊也故傳為形容拊心之兒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傳如衣之不
澣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傳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疏

正義云居諸語助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
居諸皆不為義案孔說是也釋文迭引韓詩作或云常
也疑或乃載之誤假樂傳秩秩訓有常巧言秩秩大猷
說文作載載是迭秩載聲同而義通日月喻君臣胡何
也何常而微言日月常微耳箋云君道常明如日此常
字用韓義又云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
月然鄭泥經中居字作釋毛意不然也○匪不也澣當
作澣匪澣衣不澣之衣傳乃釋心憂之狀故云如衣之
不澣箋云衣之不澣則憤辱無照察凡全詩中匪字或
為非或為不古匪非通用故匪謂之非又謂之不匪
亦為之不出其東門之匪我思存兩無正之匪舌是出
常武之匪紹匪游傳竝以不字釋匪字巧言車輦公劉
抑柔柔江漢思文箋皆以不字代匪字與訓匪為非者
不同○說文奮部奮翬也从奮在田上詩曰不能奮飛
羽部翬大飛也淮南子原道篇羽翼奮高注云奮壯也
經言奮飛奮身為喻故傳言身正義云身能擇木故取
譬焉是矣宣十七年穀梁傳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
弟也何去而之范注云泰曰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
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正義引箴膏肓
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鄭注論語云箕子比干不

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竝與傳意同

綠衣四章章四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疏

妾賤妾州吁之母也賤妾不得列姪娣之數今以寵驕而上僭賤妨貴矣逸周書祭公篇云女無以嬖御固莊后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傳興也綠閒色黃正色心之憂矣

曷維其已傳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疏綠閒色喻夫

人綠衣喻妾上僭黃裏黃裳喻夫人失位綠兮衣兮言綠衣兮也謂以閒色為上衣也上兮字為語助如全詩中瑣兮尾兮挑兮達兮蒼兮蔚兮萋兮斐兮皆合二字成義上兮字為語助又有疊其義者如絳兮綌兮父兮母兮叔兮伯兮是也又有重其文者如簡兮簡兮玼兮玼兮擗兮擗兮是也此皆句例檀弓練衣黃裏注練中

衣以黃為內是喪或用黃裏而吉則不用黃裏可知易林觀黃裏綠衣君服不宐淫洩毀常失其寵光君謂小君也○傳云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者以釋心憂曷已之義以何釋曷以止釋已為全詩通訓心之憂矣曷維其已言何時止憂也維其已言何時止憂也曷維其已言何時止憂也維其已言何時止憂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傳上曰衣下曰裳心之憂矣曷維

其已疏衣也斯干傳云裳下之飾也上章釋綠黃此章

釋衣裳互文也正義云前以表裏興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傳綠末也絲本也我思古人俾無

詵兮傳俾使詵過也疏為本末猶先後絲所以為衣

也綠兮絲兮猶云綠兮衣兮也絲閒色正色皆可以為染今女所治者但為閒色之絲不為正色之絲以喻嬖妾上僭之非禮○俾使爾雅釋詁文天保蕩傳竝訓俾為使依節南山苑柳絲蕩載見闕宮釋文皆當作卑載

言三
馳傳尤過也說尤義同我思古人俾無說兮言我思古
之君子使無過於禮也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
響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師亥曰謀而不犯微
而昭矣案不犯即詩無說之義章昭注誤引四章

緜兮緜兮淒其以風傳淒寒風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傳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疏葛覃傳葛所以為絺綌

風故云淒寒風也絺綌以禦寒風喻夫人失位○實當
作是燕燕實勞我心實本亦作寔寔獲得也衛莊姜以齊
女嫁衛而不見答於莊公以致失位傳云古之君子寔
得我之心也者思古之人傷今之已也成九年左傳二
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
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
及嗣君施及未亾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
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蓋古者嫁女必有大夫致女之
禮三月廟見又有大夫反馬之禮此伯姬嫁于宋故文
子復命賦韓奕以言宋土如韓樂穆姜遂答賦
此詩者正取寔獲我心之義所謂斷章取義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疏無子以屬媯娣戴媯生子完

為己子是謂桓公桓公立在春秋前魯隱四年州吁弑
之已在位十六年完弑而戴媯歸陳莊姜送之而作是
詩也其不稱戴媯而直稱妾何此正名也莊姜為適夫
人戴媯雖子貴猶稱妾以視州吁之母身為賤妾而上
僭夫人逆禮甚矣詩
之義春秋之義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燕燕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

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傳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

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傳瞻視也

疏爾雅舊周燕燕也舍人注云舊周名燕燕又名躬說
文舊周燕也从佳中象其冠也向聲燕玄鳥也籥口
布翅枝尾象形乞玄鳥也齊魯謂之乞取其鳴自諱象
形也字或從躬夏小正傳燕乞也玄鳥傳玄鳥躬也然

則鸞周也燕也言三也玄鳥也一物四名舊讀爾雅燕燕屬上下是也屬上不名燕燕矣詩重言燕燕者此猶鴟鴞屬黃鳥黃鳥屬下疊評成義之例傳乃依經作訓云燕燕者此猶鴟鴞者此猶鴟鴞屬下單單籠汕汕櫟重字連文之例呂覽音初篇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漢書五行志童謠燕燕屬下涎皆與詩義同也自郭景純不明詩義致誤爾雅燕燕連讀而孔仲達左傳疏以為重名燕燕異方語其誤實始於郭矣云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以釋經于飛差池其羽六字是傳意本指一燕而言差池者即說文說燕之形布翅枝尾是也箋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與戴嬌將歸顧視其衣服二章箋頡頏與戴嬌將歸出入前卻三章箋下上其音與戴嬌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小大此箋言興而傳不言興與戴嬌將歸正義引鄭志荅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眾篇皆然凡實興而傳不言興者放此○之子席戴嬌也傳云去者蓋緣上下文作訓桃夭之子于歸歸謂嫁也自母家之夫家曰歸自夫家之母家亦曰歸傳釋婦為歸宗者草蟲傳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黃鳥傳婦人有歸宗之義與此言歸宗者凡三但草蟲黃鳥言大夫以下婦人歸宗此言諸侯之女亦有歸宗之義左

氏傳所謂大歸也戴嬌歸于陳猶之紀叔姬歸于鄆矣遠送至於野故傳云過禮箋云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野者舒已憤盡已情案此申傳過禮之說也于訓於者釋于野之于與于歸之于不同義于歸往歸于野於野也於猶之也采蘇傳于於猶在也二傳訓同意別云郊外曰野郊遠郊也遠送遠郊之外雖過禮猶不越衛境也瞻視爾雅釋詁文雄雉節南山同

燕燕于飛頡頏之頡頏之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之子

于歸遠于將之傳將行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傳佇立

久立也疏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小箋云上下字當互易頡頏同頁頁頭也飛而下則頭搶地頡頏同

亢亢者頸也飛而上則亢向天說文注又引楊雄甘泉賦柴虎參差魚頡頏而鳥肱李注云頡頏猶頡頏也顏注

云頡頏上下也皆本毛詩頡頏為訓頡頏頡頏也顏注頡頏二字之互譌凡鳥飛必印上而後注下故傳先釋頡頏

之飛而上曰頡頏再釋頡頏之飛而下曰頡頏以盡其翱翔回顧之狀猶下章下上其音傳必先釋上音再釋下音以

寫其鳴號遠近之態同一意例今本順經改傳恐失毛氏之惜○將行簡兮丰楚茨文王既醉烝民敬之傳竝同將古釐字說文云釐行兒上言遠送此言遠行下又言其所歸之地立言之次第然也佇當作宁宁者著之假借如朝宁即朝著之例箸直略切與久義相近傳以久詰宁釋文本久下無立字可證宁久釋詰文今爾雅亦作佇墨子經上篇云久彌異時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

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傳陳在衛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疏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下上猶頡頏也傳先

雄雉箋亦云小大其聲小謂上大謂下凡飛鳥之音遠

也箋亦逆意以解之○南以言鄉南行也戴媯歸于陳

故傳以陳在衛南釋之衛今之淇縣陳今之陳州府衛

至陳五百里而遙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傳仲戴媯字也任大塞瘞淵深也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傳惠順也先君之思以勛寡人傳

助勉也疏傳以仲為戴媯字女子以伯仲為字十五笄

以伯仲也大明傳云仲中女也又云大任仲任也彼詩

言大任來嫁于周故稱婦之姓而言任此莊姜評戴媯

不必繫乎姓故但言仲而不言仲媯玉篇人部引詩云

仲氏任只仲中也又眾經音義卷九引韓詩云仲中也

言位在中也韓不以仲為字矣諸侯一取九女皆有

列位小星寔命不同傳命不得同於列位也同列位者

稱貴妾戴媯之位在中故稱仲韓與毛不同其義甚古

必有師承○賓之初筵傳王大也任與壬同大者正義

云言仲氏有大德行是也塞訓瘞瘞乃實之誤崔集注

本作實書堯典孔疏及文選舞賦李注引作實漢書敘

傳安世溫良塞淵其德顏注引亦作實定之方中常武

箋竝訓塞為實鄭正本此傳訓皆其證說文塞實也書

日剛而寒今皋陶謨作剛而塞夏本紀作剛而實此古

塞實同訓之理也定之方中箋云淵深也義與傳同惠

順釋言文溫惠猶和順也終猶既也終溫且惠言既溫且惠也與既安且寧既明且哲同詞既醉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此終與既同也其義又見葛藟篇淑善也慎誠也禮記中庸云不明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勛勉釋詁文書牧誓勛字史記多以訓詁代之作勉字此勛勉義通之證先君莊公也思齊傳寡妻適妻則莊姜適夫人故得自稱曰寡人也思憂思也莊姜不見答於先君致遭州吁之難憂思不已於戴嬀之歸猶望其以先君之故勉已禮記坊記篇利祿先外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備先亾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引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案勛畜古聲同此引詩念管先君以爲先外亾者斷章取義鄭注以此爲衛夫人定姜之詩云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云此是魯詩然邶庸衛於文公以後無詩不應獻公時有定姜之詩又列女傳母儀篇又謂衛定姜子外其婦無子而歸定姜送婦而作列女傳出於劉向劉習魯詩而與禮記注不合唯毛詩序稱衛莊姜詩傳釋南爲陳在衛南仲爲戴嬀字與序發明悉本左傳爲說鄭志荅昞模云爲記注時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空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鄭注

禮信從三家其後稍稍見毛詩源流真古故箋詩亦從毛義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乃如之人

兮逝不古處傳逝逮古故也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傳胡

何定止也疏也傳云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者言日月照臨

乎不釋居字釋詞云小爾雅曰諸乎也故祭義勿勿諸

其欲其響之也禮器諸作乎樂記禮發諸外祭義諸作

乎是皆諸乎聲通之證箋云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箋云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爾雅逖逮也逮及也逝與逖通逝謂之逮逮又謂之及故下章傳直以及字代逝字逝不及也逝不古

處言不及古處也逝不相好言不及相好也亦作噬有
杖之杜噬有適我言可及時適我也噬有來游言可及
早來游也句義相同古故烝民同古處猶言舊所耳胡
何傳為全詩通訓胡不即何不胡然即何然胡為乎即
何為乎是胡何同義定止釋詰文節南山亂靡有定箋
定止也義與此同寧亦胡也凡詩或言胡或言寧桑柔
寧為茶毒正月胡為虺蜴寧為即胡為也雲漢寧俾我
遜正月胡俾我瘳寧俾即胡俾也連言之如胡寧忍予
胡寧猶我以上言維而下言其連言之曰維其上言既而下
言亦連言之曰亦既皆其句例寧不我願言胡不願我
也寧不我報言胡不我報也子衿子寧不嗣音子寧不
來伐木寧適不來寧不皆胡不也葛覃
傳寧安也寧胡安三字並與何同義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傳冒覆也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傳不及我以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傳盡婦道而不

得報疏猶云照臨下土也箋云覆猶照臨也○唐風釋

文引韓詩逝及也及與逮同義逝不為不及此倒句法
不報即不答也案此詩四章皆莊姜自敘其傷已不見
答於先君之事傳云盡婦道而不得報盡婦
道三字補明經義而以益著其傷已之情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傳日始月盛皆出東方乃如之人

兮德音無良傳音聲良善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疏天

如日之升傳升出也是日始出於東方也東方之日傳
亦云月盛於東方禮器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
之分夫婦之位也注大明日也禮記言日東月西以喻
夫婦之位此傳言月盛與日始亦皆出東方者箋云夫
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是也○傳訓音為聲德音猶善
聞令名也二字連讀得義德之聞於聲者為德音德音
無良言有德我之聲而實無善我之意故云然若谷風
有女同車小戎狼跋鹿鳴南山有臺車牽皇矣假樂德
音連縣者可以類推良善善也忘忘憂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

我不述傳述循也疏案此經傳疑皆有誤爾雅釋訓不

徹統為釋詩之詞不蹟不徹見於小雅不述即此篇報

我不述之異文孫炎云適古述字毛詩多古字當同爾

雅作適適即述古文假借字釋文述本又作術李善注

廣絕交論引韓詩報我不術薛君云術法也是韓詩作

術術述一字也今詩或因韓改毛耳傳沔水念彼不蹟

不蹟不道也十月之交天命不徹徹道也不蹟不徹皆

用釋訓文則此詩不適為不道亦當用釋訓無疑或云

釋詁適循也毛氏傳詩所本也知爾雅一書原不專

釋詩辭釋詁適循可釋尚書康誥適字而釋訓適道正

釋此詩適字報我不道猶言無道也故釋適為道

文義已明若釋適為循文義未盡古人屬辭最平直也

箋云不道不循禮也箋蓋以循禮申傳之道今本不道

亦誤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疏箋云正猶止也

終風且暴傳興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顧我則笑傳

笑侮之也傳浪笑敖傳言戲謔不敬中心是悼疏且終風

且霾且暘其陰其雷皆所以興州吁之暴也御覽天部

九引傳終日而風為終風有而字終日而風為終風則

下二章終風且霾終風且暘皆是終日而風也釋文引

韓詩云西風也爾雅西風謂之泰風泰當作大桑柔箋

作大風毛韓意同爾雅釋天日出而風為暴傳與雅訓

異意同終日而風總釋三終風之義日出而風則專釋

詩首章暴字之義言日出以別於霾暘也孫炎云陰雲

不興而大風暴起傳訓暴為疾者亦謂風之暴起何人

斯傳飄風暴起之風是也玉篇瀑疾風也此毛詩義而

作瀑字誤說文瀑疾雨也从水暴聲詩曰終風且瀑此

三家詩與雅傳不合或謂傳暴疾也疾下奪雨字據三

家改毛大誤○笑即笑敖序謂之侮慢故傳云笑侮之

也爾雅謔浪笑敖戲謔也說文謔戲也謔為戲連言之

經諛字之義韓詩云浪起也韓以諛字逗諛則起笑敖
則亦以笑敖為諛可因韓讀而明毛訓矣中心心中也
岷傳悼傷也悼
與末章懷同義

終風且霾傳霾雨土也惠然有來傳言時有順心也莫

往莫來傳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

之悠悠我思疏霾與埋同聲爾雅風而雨土為霾雨土

也穀梁傳箸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言雨土則風箸矣故

傳不更言風也孫炎云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燕燕

猶如也君子偕老傳而如同義惠然惠而其義一也然

字不當作然後解爾雅有可也說文可官也此凡語全

詩放此順心釋惠然時有順心釋有來時有順心即承

上章顧我之意也人無子道以來事已釋莫來已亦不

得以母道往加之釋莫往莫來故莫往傳乃逆其辭以

釋之無子道事已即承上章笑侮之意也莫訓無又訓

不莫來為無來莫往為不往也凡全詩莫字有此二義

關雎傳悠悠思也重言日悠悠此及雄雉

泉水子衿渭陽十月之交皆日悠悠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傳陰而風曰曠寤言不寐願言則

噫傳噫哈也疏陰而風曰曠爾雅釋天文曠亦陰也釋

訓乃兼風言耳終風且曠謂風也小爾雅曠冥也雅傳緣詩立

不日曠也有為句中語助箋云喻州吁闖亂甚也○寤

言不寐猶云獨寤寤言也願言則寤謂我思之而志倦欠故也願言

則懷謂我思之而憂傷也猶上文云莫往莫來悠悠我

思也願言之言訓為我與寤言之言不同義葛覃言告
言歸言告之言訓為我與言歸之言不同義皆兩言字
連文而異解○噫哈經傳皆從誤本釋文韋本又作噫
又作噫鄭作噫劫本又作哈孫毓同崔云毛訓韋為劫
今俗人云欠欠故是也唐初舊本經皆作劫今作噫者其
劫定本集注同然則唐初舊本經皆作劫今作噫者其
誤始於唐開成石經陸所見崔本作劫劫即噫之誤孔
引集注作噫不誤又引王肅本毛傳作劫劫與哈音
同故又改作哈唯陸所見崔本作劫劫孔引集注作劫是

又誤踵王肅矣崔靈恩集注所據毛詩經作寔傳作寔
故也當是古本如是通俗文張口運氣謂之欠坎玉篇
坎欠張口也廣韻九御坎欠坎集韻坎張口兒或作呿
說文欠張口氣悟也象氣从儿上出之形吹出氣也从
欠从口傳訓寔為坎寔即古文噓毛詩作寔三家詩作
噓噓有口氣鼻氣兩解說文口部噓悟解氣也从口寔
聲詩曰願言則噓悟解氣與坎訓合許以噓字从口故
主謂口氣宗毛故說解同毛而引詩作噓者此許氏據
三家詩字以申毛詩之義謂寔即噓之古文假借俗此說
文例也玉篇噓噴鼻也詩曰願言則噓鄭箋寔讀為不
敢噓咳之噓今俗人噓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鄭於
毛傳說文異而與玉篇噴鼻之說同此亦本三家詩義
也但此詩四章皆是衛莊姜傷己之詞願言則噓謂我
思之不已則志倦而欠坎也若依噴鼻解噓字謂州吁
思莊姜莊姜為之噴鼻於序言傷己不合至王肅云願
以母道往加之則寔劫而不行不知上章傳云不以母
道往加釋莫往句不釋我思句今肅以解此願字而於
句義有不妥又據狼跋傳改坎為劫以寔劫不行解寔
字則於篇義更難通
正義依王申毛誤矣

噓噓其陰虺虺其雷傳如常陰噓噓然暴若震雷之聲
虺虺然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傳懷傷也疏噓為陰故傳
陰噓噓猶曖曖也說文引詩作噓噓噓聲義皆近經
言雷傳云震雷大雅兩言如霆如雷震雷即霆雷也暴
疾也虞世南北堂書鈔天部四引爾雅疾雷謂之霆郭
注云雷之急擊者謂霹靂說文雷陰陽薄動雷雨生物
者也從雨晶象回轉形籀籀文雷閒有回回雷聲也霆
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震劈歷振物者案雷霆
震三者自微而著凡雷必回轉餘聲而振物者也虺虺
與回聲同意別回回者象雷回轉之聲虺虺者振物
聲也○懷訓思此云傷者思亦傷也願言則懷言我思
之則憂傷也序所謂傷已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
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疏箋云將者將兵以伐
鄭也平成也將伐鄭

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四年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傳鏜然擊鼓聲也使眾皆踊躍用

兵也土國城漕傳漕衛邑也我獨南行疏鼓聲鏜然者

言形容其擊鼓之聲與零雨其濛兕觥其觥句同皆先言事而後言狀也有先言其狀而後言其事者宛丘坎其擊鼓坎其擊缶是也此句例也說文鏜鼓聲也引詩作鏜鏜鐘鼓之聲也引詩作鏜依毛訓則詩之鏜當爲鏜也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閭閻爲鏜之假借字管子輕重甲篇云漣然擊鼓士忿怒漣與鏜一聲之轉詩上句言擊鼓下句言用兵鼓以動眾故云使眾皆踊躍用兵也踊躍連縣字說文云兵械也○漕衛邑泉水同衛都朝歌漕邑乃在河東城築都城也後狄滅河而之衛而立戴公於漕卽此邑矣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春秋時衛

之漕邑漕古作曹思須與漕水經注作曹言至于漕列女傳作曹詩序野處漕邑露于漕邑左傳及管子作曹左傳釋文云曹詩作漕定之方中傳云虛曹虛曹以虛得名不以水得名我軍士自我也南行南行伐鄭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

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傳憂心忡忡然疏從從南行也

夫序作公孫文仲故傳以爲一人孫公孫子仲其字文仲其謚也云平陳於宋者於字釋經與字平成也陳與宋與者及也爲從同之詞今用兵伐鄭宋爲盟主陳屬於宋不從同也讀與爲於其義僚矣箋云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正義云成伐事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行也鄭孔皆申明毛義○有狀物之詞憂心忡忡然傳以忡忡釋經之忡此疊字釋單字也草蟲出車篇云憂心忡忡

爰居爰處爰噫其馬傳有不還者有亾其馬者于以求

之于林之下傳山木曰林疏爰於也於於是也於是有居處而不還者以釋爰居

爰處句不還承上章不歸而言也箋云謂外也傷也病也於是而有喪馬而外也者以釋爰喪其馬句起下文求于林下而言也皇矣傳亦云喪也○于於也於猶在于林之下言在林之下也篇中或言爰或言于爰于也于與於同凡林必兼言麓麓山足故傳云山木曰林也宣十二年左傳趙旃弃車走林逢大夫謂其二子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此即詩言求林之義箋軍行必依山林正義引周禮肆師祭兵於山川注軍之所依止又以申明傳言山林之義也

外生契闊與子成說傳契闊勤苦也說數也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傳偕俱也疏說文契大約也契乃挈之假借歎或作挈挈縣爰契我龜本作挈挈闊疊韻蓋古語勤

苦憂苦也釋文引韓詩云契闊約束也箋從軍之士與其伍約外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鄭用韓詩義毛義則憂用兵之苦因追述其室家有不甘遠離耳傳云說數者說文數計也○君子偕老陟岵傳並訓偕為俱說文偕一曰俱也皆俱詞也皆為語詞之俱偕從皆聲義

亦同正義引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外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傳不與我生活也于嗟洵兮不我

信兮傳洵遠信極也疏于嗟嘆詞悲歎之詞也爾雅闊訓此傳例也載芟箋活生也連言之曰生活孟子盡心

篇云民非水火不生活是生活連文得義洵讀為負聲轉通也釋文引韓詩作負云負亦遠也高注呂覽盡數篇引詩于嗟負兮本韓詩也管子宙合篇護充之心也

劉績補注云謾遠也謾與負通遠者言遠行從軍也正義云信古伸字易曰引而信之伸即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案傳以極詰信而信極連讀猶以生詰活而生活

連讀不與我信極者言不與我終古也○案魯隱公四年春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即於是秋九月被殺於陳一能和眾張本左傳眾仲曰州吁阻兵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

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蓋此為眾仲逆料之詞詩人口內不應豫及箋以四章用韓詩義契闊為軍

中約束末章謂軍士棄約歎其離散相遠非毛義也歐陽修詩本義引王肅云爰居而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

凱風四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

爾

疏孟子告子篇公孫丑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不怨言不怨親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傳興也南風謂之凱風

樂夏之長養棘心難長養者夭夭盛貌母氏劬勞傳劬

勞病苦也

疏興者前二章以凱風之吹棘喻母養其七子後二章以寒泉之益於浚黃鳥之好其

音喻七子不能事悅其母泉鳥之不如也南風謂之凱風爾雅釋天文傳又申釋凱風云樂夏之長養所以明

其興義也南風主乎夏萬物茂盛夏小正傳所謂生必于南風為離氣所生者也凱當作豈傳以樂字釋豈字載驅蓼蕭早鹿河酌竝以樂易釋豈弟此作豈之證豈古文愷字爾雅愷樂也說文兩收愷字心部愷樂也豈部愷康也康亦樂也○傳文棘下當有心字小箋云心字各本奪今補棘心對下棘薪言謂棘之初生萌蘖故云難長養者棘心至於夭夭然盛則母氏之劬勞可知矣案段說是也野有夙麇傳樸櫛小木也爾雅樸櫛心是心有小義園有桃傳棘棗也棗叢生故叢生之木皆得稱棘桃夭傳云夭夭其少壯也盛與少壯義相近○爾雅劬勞病也傳云病苦者兼三章言勞苦作訓鴻雁同說文勞劬也疑劬即劬之異體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傳棘薪其成就者母氏聖善傳聖

叡也我無令人

疏棘長成薪故傳云棘薪其成就者○逸周書諡法篇云叡聖也楚語云子

實不叡聖又云其聖之叡廣也此皆聖叡同訓之理傳所本也箋云叡作聖鄭用古文尚書以證傳訓非也洪範五行傳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漢書五行志五日思思心曰容容作聖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

五事篇及說苑君道篇皆從今文尚書說毛詩傳與伏書大傳合故詁訓與今文尚書合不當據古文尚書為證鄭玄注大傳云容當為睿睿通也亦古文改今文與箋詩意同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傳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

浚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疏灑注水經瓠子水云濮水城

南京相藩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六國時

沮楚同音以為楚邱非也又東逕浚城南西北去濮陽

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

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

者也案漢書地理志濮陽縣在東郡今直隸大名府開

州即古濮陽地酈善長以浚城在濮陽浚城在沮邱東

沮邱即楚邱而善長復以京說為非誤矣辨見定之方

中篇攷衛未渡河濮陽乃其下邑故此傳云浚衛邑也

干旄在浚之郊傳浚衛邑郊外曰野在浚之都傳下邑

日都是浚邑與楚丘地相近當有可據寒泉在浚下漑

浸之所資傳云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者亦以明其興義也○勞苦猶劬勞也

現皖黃鳥載好其音傳現皖好貌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傳慰安也疏小箋云說文無皖字疑此本作現現黃鳥

御覽羽族部十毛蓋緣下句作訓疑傳文當作現現好

也四字好謂聲音之好今本也誤作兒禮記檀弓疏引

亦作現皖好貌是以現現為形容黃鳥顏色之好矣葛

覃詠黃鳥其鳴喈喈傳黃鳥搏黍也喈喈和聲之遠聞

也現現喈喈語轉雙聲古樂府長歌行凱風吹長棘天

天枝葉傾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咬咬亦雙聲○傳

訓慰為安車轡同大戴禮曾子立孝篇子曰不可入

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

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疏春秋衛宣公於魯隱

邴又與宋入鄭伐戴又與陳蔡從王伐鄭
又與齊鄭伐魯戰于郎皆其軍旅事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傳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

泄泄然我之懷矣自詒伊阻傳詒遺伊維阻難也疏言經

雄雉傳則兼及雌雉以明興義也隱元年左傳其樂也洩洩杜注云洩洩舒散也與詩泄泄同洩即泄字箋云

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終風傳懷傷也詒遺爾雅釋言文

靜女丘中有麻天保同伊維何彼禮矣蒹葭同箋於此篇伊字及蒹葭東山正月之伊竝云伊當作繫繫猶是

也或三家詩有作繫也凡毛詩皆作伊內外傳皆作繫左傳繫我獨無惟德繫物繫伯舅是賴國語豈繫多寵

繫起先人又宣二年左傳云我之懷矣自詒伊感此詩正義引作自詒繫戚此伊繫相通之證阻難釋詁文谷

風同難軍旅之難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傳展誠也疏

箋云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展誠釋詁文君子偕老同展與慎雙聲慎謂之誠展亦謂之誠

矣展與亶疊韻亶謂之誠展亦謂之誠矣實當作寔寔是也此女望君子之詞言誠以君子久役之故我心是

也勞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傳瞻視也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疏

瞻視燕燕節南山同韓詩外傳引此而釋之云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篇略同君子于役篇不

日不月曷其有

佻義與此同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傳忮害臧善

也疏百爾君子席在位者也○忮害瞻印同韓詩外傳云傳曰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

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又傳曰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兩引詩不忮不求

何用不臧韓亦詁忮為害馬融注論語子罕篇云忮害也

不疾害不貪求言有德行者如此也臧善釋詁文定

詩三

七

之方中野有曼草還類弁皆同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疏夫人謂宣姜也

此與新臺刺意同

匏有苦葉傳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有澌

涉傳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澌則厲淺則揭傳以衣涉

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澌

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

也疏匏與瓠渾言不別析言之則有異幽風斷瓠小雅

葉苦謂八月之時正義引義疏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又

可淹煑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今河南及揚

州人恆會之八月中堅強不可會故云苦葉是匏瓠一

物異名匏瓠之堅強者也瓠匏之始生者也瓠其大名

也傳以瓠釋匏匏有苦葉猶云瓠有苦葉耳葉未苦

可食瓠葉至于苦則不可食矣苦與枯通魯語苦匏不

材易林震作枯瓠不朽其證也案此句詩意以匏葉之

苦不可食興與男女必以及時即弟三章云士如歸妻迨

冰未泮也下三句以水之澌淺渡有常法興與男女之際

必守禮義而行即弟四章云人涉卬不卬須我友也首

一句為一興以下三句又一興如伐木篇首一句伐木

丁丁為一興鳥鳴嚶嚶以下又一興同其篇例二章以

濟盈雉鳴興夫人之犯禮義三章又因雉而思鴈四章

復因濟渡而思舟子興昏姻之成必由禮義三章四章

與首章兩興正同意○濟渡爾雅釋言文連言之曰濟

渡末章傳云主濟渡者是也由膝以上為涉釋水文爾

釋水篇同矣小箋謂定本出於小顏恐屬臆改是也厲
當讀為瀾爾雅釋文本或作瀾王逸注九歎引爾雅正
謂厲即瀾之古文假借字也傳云以衣涉水為厲者此
本雅訓弟一說也李巡注不解衣而渡水曰厲孫炎注
以衣涉水濡褲也郭璞注衣謂褲也不解衣則且濡褲
矣濡褲則在由剗以上矣此以衣涉水即由剗以上厲
即涉也淡厲即淡涉也說文云涉徒行厲水也由剗以
上為涉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作由剗以上為厲此
可證厲涉同義以衣涉水由剗以上同義矣傳云由帶
以上為厲者此本雅訓弟二說也由帶以上與以衣涉
水絕然不同蓋爾雅釋詩之例存兩說如翦齊也翦
勤也皆釋詩實始翦商之翦流求也流擇也皆釋詩左
右流之流毛傳中亦用此例如天保傳單信也或曰
厚也皆傳聞異辭備存古訓也故此詩厲字雅傳皆備
存兩說陸德明釋文云厲以衣涉水也此言厲之弟一
說也又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至心即由帶以上此明厲
之弟二說也是陸氏所言畫然二事則其據傳文尚不
誤較諸定本牽合兩說為一說其義長矣又說文云砾
履石渡水也引詩曰淡則砾砾或作瀾此許或存齊魯

異說也淡水無定名故說詩者多不同云揭褰衣也者
褰當作揭釋文揭褰衣一本作揭褰衣正義云揭褰衣
今定本如此是定本同釋文之一本作褰衣非古本也
褰裳箋揭衣渡溱水鄭正本此傳之語爾雅揭者揭衣
也玉篇手部詩曰淺則揭謂揭衣也竝作揭衣可證言
遇淺則揭裳而過其水尚不至剗以下不若遇淡必以
衣涉水至剗以上也正義云傳不引爾雅由剗以下為
揭者略耳王引之詩述聞謂古本爾雅無此句故傳不
引非略案王說是也爾雅釋水濟有淡涉淡則厲淺則
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絲剗以上為涉剗則以
上為厲毛傳依經之次弟為訓爾雅則以水之由淺而
淡為說故首釋淺則揭句下皆釋淡則厲句以衣涉水
為厲絲剗以上為涉二句互文足義下句正以申解上
句涉字之義厲即涉也言淡水不言淺水不應中間廁
絲剗以下為揭六字使上下文辭不貫而經義亦致晦
矣傳以淡厲淺揭喻遭時制宜此釋經之興義也後漢
書張衡傳淡厲淺揭隨時為義與傳訓同言男女之際
安可無禮義亦必遭時制宜而後行此釋經之正義也
傳文當重無禮義三字今奪云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
者將猶且也未章傳云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

非得禮義昏姻不成是其義也濟字即承上文濟有澁涉亦即起下文有瀾濟盈而言

有瀾濟盈有鸞雉鳴傳瀾澁水也盈滿也澁水人之所

難也鸞雌雉聲也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

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濟盈不濡

軌雉鳴求其牡傳濡漬也由軌以上為軌違禮義不由

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疏新臺

瀾瀾傳瀾瀾盛兒此云澁水者豕澁涉澁厲言也瀾當

作瀾新臺釋文引說文云瀾水滿也盈滿鶴巢同澁水

人之所難猶無禮義亦人之所難傳兼正喻而言也下

言求牡故知鸞為雌雉聲傳云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

人以色假人以辭者以釋有鸞雉鳴句傳又云不顧禮

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兼以釋有瀾濟盈句經

言與義傳則明言正義也新臺傳水所以絜污穢反于

河上而為淫昏之行淫昏之行皆指宣公納伋妻事○

傳訓濡為漬不濡軌言漬軌也釋詞以不為語詞是也

由軌以上為軌詩述聞云傳軌本作軸古軌軸同聲故

軸誤為軌軌上當有濡字寫者脫去耳上章傳曰由

之度此言由軸以上亦謂水之所至也軌者軸之兩端

水由軸以上為濡軌與上由軌以上為涉厲謂由帶以上

義正同知非由軌以上者軌承衡者最高承軫者最下

但曰由軌以上則其為上曲而承衡之處與下曲而承

軫之處皆未可知不可以定水濡之高下故不得言由

軌以上也知非由軸以上為軌者由軸始與上文相應

若無濡字則義不可通且上傳由軌以上為濡軌亦謂

上又脫濡字於是讀之不復知傳文所言為水所濡之
度而誤以為釋軌之名物又以軌非翰上之物而疑為
軾前之軌唐石經因之遂改軌為軌則既失其義而又
失其韻矣案王說是也氓淇水湯漸車帷裳與濟盈濡軌其
裳童容也我乃濟淡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行凡
帷裳豕車必過於軸漸水至於車帷裳與濟盈濡軌其
度相等二詩取與雖殊而其為濟渡淡水則一也箋云
濟盈濡軌句雉指夫人牡指宣公蓋禮義不由其道以釋
違禮義今飛雌求走牡尤為違禮義之甚者以比宣姜
本假妻而求配宣公尤非配偶新臺篇魚網之設鴻則
離之傳言所得非所求也魚網而得鴻離雌飛而求走
牡其事同也傳嫌牡雄可以通稱故又申釋之云飛曰
雌雉走曰牝牡者雌雉從佳為飛鳥牝牡從牛為走獸
刺夫人兼刺宣公也上傳云衛夫人有淫泆之志至使
宣公有淫昏之行順就經辭作訓然序云公與夫人竝
為淫亂仍以刺宣公淫於新昏作主故傳乃合
併以刺之此即所謂雙雙俱至似鳥獸然者與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傳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

始出謂大昕之時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傳迨及泮散也

疏爾雅靡靡和也傳依鳴鴈言故云鴈聲和靡與雝通

詩作雍雍鳴鴈今聲鴈廠聲聲相近納采用鴈儀禮

士昏禮文王引之儀禮述聞云士昏禮記曰摯不用外

鄭注曰摯鴈也是鴈乃生者鴻鴈野鳥不可生服得之

則外若以鴻鴈為摯則是外物也而記曰摯不用外則

非鴻鴈可知又士相見禮曰贄冬用雉夏用脯是四時

皆有執摯之禮鴻鴈孟春北去仲冬始來夏月無鴈之

時下大夫將何以為摯乎由是言之所用必非鴻鴈矣

鴈蓋鵝也鵝乃常畜之禽故四時用之古者謂鵝為鴈
案秋行嫁娶納采在前當無鴈之時則鴈為家畜之鵝
王說是也士昏禮唯納徵用幣不用鴈此外自納采為
始以及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傳乃不言親迎而
言納采者嫌昏禮用昏不用所經下句旭日始旦則非
親迎可知故言納采著昏禮之始采事也納采者納昏
禮之始有事也傳旭字逗日始出三字詰經之旭字新
書脩政語下篇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義正同說文云
旭日且出見又云昕日將出也士昏禮記凡行事必用

昏所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昏案三商三刻也昏所對
文日入三刻謂之昏則先日出三刻謂之昕大昕過三
刻矣姚信易豫卦盱字注云日出始出引詩盱日始旦
旭一聲之轉盱大也三家詩亦為大昕之時也○婦人
謂嫁曰歸歸妻猶取妻謂親迎也迨及鷓鴣同及者言
男女得以及時也泮讀為判訪落傳判分也散分同義
大戴禮誥志篇孟春冰泮發蟄月令謂之解凍冰未泮
猶在解凍前也荀子大略篇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言
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也毛氏親業荀門故其說嫁
娶時與荀說同詳東門之楊篇案衛宣公為子伋娶於
齊而聞其美作新臺于河上以要之是宣公于河上親
迎夫人矣故詩人即以昏禮發端正告之以室家之道
必當用禮義成昏
姻也此章就公說

招招舟子人涉叩否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

渡者叩我也人涉叩否傳人皆涉我友未至

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

非得禮義昏姻不成疏釋文引韓詩招招聲也聲亦謂

之則曰號召舟子為舟人猶之榜人涉人耳此章仍從

濟渡說下故傳又申之云主濟渡者箋云舟人之子號

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為妃匹鄭

以舟人喻媒人是也○叩我釋詁文白華生民同傳云

人皆涉釋經人涉二字云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

釋經叩否叩須我友六字爾雅頤待也須與頤通此釋

經之喻義也傳又云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

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此釋經之正義也行露篇雖速

我獄室家不足所謂非得禮義昏姻不成也雖速我訟
亦不女從所謂非得所適貞女不行也彼序云彊暴之
男不能侵陵貞女即其義也今夫人不能守貞女之教
違禮義而成昏姻室家之道亾矣此章又就夫人說

谷風六章章八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

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疏左傳稱衛宣公納子伋之
妻是為宣姜而夷姜縊此

淫新昏棄舊室也國
人化之遂成爲風俗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傳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

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

生龜勉同心不宐有怒傳言龜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德

音莫違及爾同疏羣書治要及文選東哲補正詩注

風謂之谷風爾雅釋天文孫炎注云谷之言穀穀生也

是谷風爲生長之風也陰雨膏潤百物以陰以雨爲陰

爲雨也陰陽之道致和而育以興夫婦之道積和而生

室家成繼嗣生皆和之驗也龜勉雙聲連縣字文選傅

亮劉將軍表注引韓詩作密勿十月之交雲漢龜勉三

家詩皆作密勿也密通作蜜爾雅龜勉即勉勉猶蜜勿即

蜜字龜蜜龜同義勉勿沒同義龜勉與四章龜勉同婦人自

勿勿亦龜沒即沒沒矣此龜勉與四章龜勉同婦人自

言所以龜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以成其室家也○爾雅

須葑從孫注云須一名葑從說文葑須從也據許所見

爾雅不同而今本毛傳須下疑脫從字從俗作葑正義

引義疏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葑通作葑方言云

葑蕪蕪菁也陳楚之間謂之葑魯齊之間謂之蕪關之

東西謂之蕪菁陳藏器本草拾遺云蕪菁北人名蔓菁

桑中箋及禮記坊記注葑蔓菁此箋又云蔓菁之類菲

芴釋草文爾雅又云菲息菜俗作葑義疏云菲似葑莖

靡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鬱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

人謂之芴爾雅謂之息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案元恪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遲遲舒行貌違離也不遠伊邇

與爾女及爾同外猶云與子偕老耳

左傳毛意亦然也葑菲之菜不以其下惡而棄其善以

君取節焉可也取節猶節取繁露竹林篇取其一美不

盡其失亦引此詩坊記注言人之交當取一善義竝同

喻夫婦之好不以其後衰而喪其初及

與爾女及爾同外猶云與子偕老耳

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

如兄如弟傳荼苦菜也宴安也疏說文引詩遲遲訓徐

外屬常武傳云舒徐也違訓離離憂也中心心中也心

中有離憂之思故遲遲然舒行岷傳所謂有一心乎君

子也釋文引韓詩違很也義異○伊猶是也邇近也不

遠伊邇言不遠是近也畿讀為機假借字也呂覽本生

篇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蹙之機高

誘注蹙機門內之位也詩曰不遠伊爾薄送我畿此不

過蹙機之謂又蔡邕司徒夫人靈表不出其機化道宣

暢說苑政理篇修近理內正概機之禮壹妃匹之際案

概即槩單言機象言槩機作蹙者字之誤也廣雅槩機

闌柴也柴與闌同傳云門內也者闌門在大門內堂戶

又在闌門內闌為闌門中央所豎短木故闌或曰樞

機然則闌也闌也槩機也一物已矣左傳婦人送逆不

出門國語夫人送王不出屏不出門屏即是不出概機

也今以男子送婦人而至於槩機箋云送我裁於門內

無恩之甚裁猶不過也此鄭申毛也白虎通義嫁娶篇

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

交詩云薄送我畿班引詩以證送婦之禮用魯詩說○

荼苦菜釋草文縣傳同是苦菜一名茶也又謂之苦采

是也或謂穢草若以薺茶蓼是也凡詩言茶有此三種

家訓書證篇云苦菜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華黃

脆而美淮南子墜形篇薺冬生夏外高山注云薺水也水

王而生土王而外也繁露天地之行篇云薺以冬美冬

水氣也薺甘味也藥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誰謂茶

苦其甘如薺言君子於己之薄比茶之苦不復如薺之

甘耳全詩宴安字皆假作燕唯此宴爾新昏作宴宴饗

字亦皆假作燕唯頰弁君子維宴作宴說文宴安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止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宴爾新昏

不我屑以傳屑絜也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

恤我後傳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閱容也疏書

貢雍州涇屬渭汭又道渭東會于涇詩正義引鄭注云

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

入于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而開頭山
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案
陽陵漢志在左馮翊此云京兆陽陵者鄭從東漢志也
郡國志涇源出今甘肅平涼府西北至陝西高陵縣而南
里攷涇源出今甘肅平涼府西北至陝西高陵縣而南
入渭計行不及千里則六百當是六十之誤鄭從漢志
而云幾行二千里者兼連渭水言耳涇入渭與渭入河
傳所謂涇渭相入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
斗是涇濁而渭清傳所謂清濁異也混涇水清兒釋文
引說文云混水清見底也止今本誤作混說文玉篇白
帖集韻類篇引詩皆作止以猶與也涇與渭相入涇自
濁耳渭則混然清也與者以喻君子雖有新昏之惡
而已仍持正自守不納汙垢以涇之清形已之絜也涇
濁喻新昏渭清喻舊室解者皆以涇濁喻舊室渭清喻
新昏失之○肩絜疊韻君子偕老同趙注孟子公孫丑
篇引詩不我肩已已與以通列女傳賢明篇趙姬曰夫
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
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詩不云乎采葑
采葑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外與人同寒苦雖有
小過猶與之同外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讌爾

新昏不我肩以蓋傷之也此三家義與毛詩同○母依
釋文當作無小弁作無爾雅之逝往也三義相近而微
有別逝往也往猶去也逝之也猶至也庸柏舟傳之
至也梁為魚梁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為梁鄭司農注云
梁水偃也偃水為關關空以笱承其空賈疏云謂魚梁
畔中央通水為關關空以笱承其空賈疏云謂魚梁為
禮記王制孟子梁惠王篇皆曰澤梁趙岐注以澤梁為
魚梁是也云笱所以捕魚也者賈疏云笱者葦薄以薄
承其關孔魚過者以薄承取之說文笱曲竹捕魚笱也
淮南子兵略篇魚笱門高注云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
入而不得出是其制也然則笱用竹或葦薄又謂之
罾魚麗及苕之華傳皆云罾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寡婦
之笱即所謂敝笱與凡為笱者不同釋文引韓詩發亂
也韓讀發為撥長發傳撥治也撥之為亂猶治之為亂
逝梁發笱喻新昏者入我家而亂我室我欲禁其無然
而不可得也○鄭注禮記表記篇云閱猶容也與傳訓
同單言閱索言容閱浮游傳堀閱容閱也孟子作容悅
襄二十五年左傳引詩作說杜注云言今我不能自容
說說與閱通遑古祇作皇禮記左傳皆作
皇皇暇也皇恤我後言不暇憂我後人也

就其淡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傳舟船也何

有何亾龜勉求之傳有謂富也亾謂貧也凡民有瘳匍

匍救之疏漢廣傳方泐也方舟之類舟船古今名方言

廣雅皆云舟船也漢廣傳潛行為泳游亦泳之類言就

淡則方舟就淺則泳游也箋云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

吾皆為之○亾與無同有為富則無為貧矣箋云有求

多亾求有歛汪龍毛詩異義謂箋正申說傳貧富之義

禮記檀弓篇及漢書谷永傳作扶服

能不我愾反以我為讎傳愾養也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傳阻難也咎育恐育鞫及爾顛覆傳育長鞫窮也既生

既育比予于毒疏能字各本在不我下轉寫誤耳能不

遺能寧既則皆為語詞之轉說文引詩作能不我愾段

注云與能不我知能不我甲句法同也能讀為而愾養

釋文以為王肅義毛傳作與孫毓引傳亦作與玉篇愾

興也案興古嬾字廣雅嬾喜也說文嬾說也說亦喜也

此傳興字當亦訓為喜愾與好亦同義或曰說文愾起

也蓼莪箋畜起也畜與愾同疑古毛傳本作起起讀起

家而居有之之起箋愾騎也本三家詩○阻難雄雉同

難猶害也售俗讎字上讎與仇同此讎當訓為用抑傳

云讎用也韓詩既詐我德賈用不讎一錢之物舉賣百何

十五引韓詩既詐我德賈用不讎一錢之物舉賣百何

時當讎乎抑箋物善則其讎賈貴物惡則其讎賈惡鄭

本韓義而意實同○傳意兩育字皆訓為長猶常也

鞫窮釋言文齊南山小弁同說文鞫窮也鞫窮治罪人

也今字俗作鞫又作鞫咎育恐育鞫及爾顛覆言咎者

長恐此後日之長窮故雖顛覆之事願與女共之也顛

覆謂窮也生民載育傳亦云育長也此育字與上

兩育字訓同義異育亦生也毒猶讎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傳旨美御禦

也有澆有潰既詒我肄傳澆澆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

不念咎者伊余來暨傳暨息也疏也旨美疊韻說文旨美

箋云蓄聚美菜高注呂覽仲秋紀云蓄菜乾苴之屬也

即引此詩御禦古今字秦黃鳥傳御當也○經言沈傳

云沈沈經言潰傳云潰潰凡經文一字傳文用疊字者

一潰潰然無溫潤之兒則沈沈亦不善也箋云君子沈沈然

無正其知我勤傳勤勞也勤本字肄假借字暨息嘉樂

同暨猶惕也王引之釋詞云來詞之是也全詩來字多

與是同義解者皆以余來為往來之來遂詰籀為病矣案

王說是也谷風曰伊余來暨嘉樂曰民之攸暨來猶攸

也采芑曰荆蠻來威角弓曰兄弟孔威來猶孔也車牽

日德音來括南山有臺曰德音是茂來猶是也下武曰

四方來賀常武曰四方既平來猶既也來皆為語詞不

念咎者伊余來暨言君子不思咎日之情與我共此休

息序所謂棄其舊室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疏黎古作鬲說文鬲

東北應劭注漢書杜預注左傳竝云在上黨壺關今山

西潞安府治漢晉壺關縣地李泰括地志云在潞州黎

城縣東北十八里案此黎侯本國也漢書地理志東郡

黎孟康以為詩黎侯國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地魏郡黎

陽晉灼以為黎山得名今河南衛輝府濬縣地濬縣之

西即開州之東案此黎侯所寓之地也水經瓠子水注

以黎縣為黎侯寓而河水注又出黎陽為黎侯國則誤

矣衛宣公之世黎遭狄人迫逐出寓於衛衛即置諸東

地為寓公中露泥中是即所寓二邑也其後魯宣公十

五年赤狄潞氏奪黎氏地晉滅潞立黎侯詩序之狄人

中露傳中露衛邑也疏也式用爾雅釋言文說文云試用

南山皇矣傳竝訓式為用微無伐木同傳釋式為用釋

微為無正義引左傳榮成伯賦式微服虔注君用中國

之道微案道微猶云無道言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

救患恤同也箋據爾雅釋訓解式微而微君為無君與

傳迴別今本傳箋不分強戡微無也三字作下微字正

解則傳訓久晦矣○微非也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言

非君之故胡為乎在中露也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言

非君之躬胡為乎在泥中也邶柏舟傳以非字釋微字

此其義中露列女傳引作中路衛邑未聞

也疏泥中衛邑亦未聞二邑皆當在衛之東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傳泥中衛邑

旄丘四章章四句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

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疏案責衛伯伯

責衛下又云責於衛若螽斯采蘇般其雷標有梅野有

於成王之法與之同則責衛下不當有伯字矣衛康叔封

以為刺也春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凡衰內諸侯均有

連屬憂患相及皆當修之魯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六

年寔來左傳云不復其國也蓋其時魯不能修方伯連

率之職州公來魯而不復春秋書寔來所以責魯也詩錄旄丘所以責衛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傳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

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傳日月以逝而不我憂疏爾雅

前高旄丘前高者後必下故傳必增益其義云前高後

下也高下喻尊卑也余友棲霞郝懿行爾雅義疏云旄

丘詩釋文引字林作整云整丘也丘周反又音毛又丘

作整顏氏家訓書證篇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世俗或呼為宣務山余讀碑銘知此確嵒山也嵒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是呂忱顧野王顏之推竝以旄丘為整丘文選荅賓戲注應劭引爾雅文作前高整丘又內則注牟讀曰整即此整字鄭應同時蓋必所見爾雅本旄丘作整丘故一讀一引字俱作整可知今本作旄假借字耳寰宇記云旄丘在澶州臨河縣東今在大名府開州也案旄丘之葛蔓延連及以興侯國連屬憂患相及生民傳誕訓大闢大義相近闢者遠也何誕之節兮言何今葛之遠闢也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故云然○傳於下章狐裘充耳為大夫尊盛之服飾則叔伯席大夫也此黎之臣子控告援救若飢若渴評衛大夫者不敢直席衛君也多日寓衛之日多也云日月以逝而不我憂者此申明經義為相責之詞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傳言與仁義也何其久也必有以

也傳必以有功德疏何其處也韓詩外傳作兮古也兮

篇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孫卿子曰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

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繫露仁義法篇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經言以傳云以有功德周禮大宗伯八命作牧鄭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九命作伯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

東言不來東也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傳無救患恤同也

疏禮記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裼之鄭注云君子大夫士也緇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

狐青裘蓋玄衣之裘孔疏云熊氏曰六冕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君用純狐青大

夫士襍以豹裘案傳云大夫狐蒼裘即君子狐青裘蒼

青也白虎通義衣裳篇大夫狐蒼是也僖五年左傳士為賦曰狐裘龍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公事也三公謂有事之臣則狐裘亦狐青裘也玄緇衣冕弁之裼衣也

玄綃衣為狐青裘之裼則此狐裘為大夫冕弁之裘凡諸侯會同皆冕弁服也唯大夫狐青裘以豹皮為裘飾此不言豹裘者文略耳正義以為玄端裘誤矣蒙戎猶龍茸杜預注云龍茸亂貌義與傳同匪彼也彼車不東者言彼大夫之車不來東也襄八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是匪為彼也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東○靡無也庸柏舟皇皇者華文王皇矣烈祖竝以無釋靡同讀如同盟之同僖元年左傳諸侯救邾邾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邾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邾遷于夷儀諸侯恤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案此即救患恤同之事侯伯即方伯也今狄人迫逐黎侯衛不能逐狄而復黎故責之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

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叔兮伯兮衰如充耳傳衰盛

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衰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

疏傳以少好詰瑣尾猶甫田侯人以少好詰婉變婉變疊韻瑣尾雙聲皆合二字連文成義韓詩防有鶴巢

云媿美也則尾即媿之古文假借字爾雅鳥少美長醜為鷓鴣釋文鷓鴣本亦作栗郭注云鷓鴣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說文鷓鴣鳥少美長醜為鷓鴣許宗毛疑其所據本作鷓鴣或古文假借作流離也傳云少好即少美醜惡也鷓鴣少美而長惡詩言之子蓋言其少故瑣尾以形容其少好喻叔伯服飾之尊盛至鳥長而毛羽醜惡與叔伯服飾之不能稱俱在詞外也故傳又申明經義總釋之云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者以言衛之大夫始而樂與仁義終以微弱無功德於諸侯○傳云衰盛服即承上章狐裘而言狐裘為大夫狐蒼裘則衰正指豹衰傳又訓充耳盛飾大夫玄冕服以充耳為飾盛飾者謂盛服之飾也淇奧言充耳皮弁服以充耳為飾盛飾者士言充耳爵弁服也箸二三章及此篇言充耳裨冕服玄冕服也男子唯緇布冠無笄無瑱其餘冕弁皆有笄有笄則皆有瑱瑱謂之充耳亦謂之塞耳懸瑱之組謂之統云大夫衰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者所以申明經義衰如即衰然是以然釋如也漢書董仲舒傳今子大夫衰然為舉首顏注云衰然盛服貌也義與傳同此言大夫有此服而不能救患恤同是徒有其服而不能稱其德矣候人云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簡兮三章章六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

者也

疏釋文作洽官唐開成石經同張參五經文字云洽樂官或作伶譌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

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日之方中在前

上處傳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碩人俣俣公庭萬舞傳

碩人大德也俣俣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

廟公庭

疏簡大爾雅釋詁文簡簡與下文俣俣同意正義謂大為大德之人是也箋簡擇也爾雅東

擇也郭注云見詩此本三家說釋方為四方與下文公

庭作對文將訓行行讀如行列之行樂記云其治民勞

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是其義也詩

言萬舞凡三那萬舞有奕為商祀成湯之樂闕宮萬舞

洋洋為魯祀周公用天子之樂皆用萬舞是萬舞為天

子宗廟舞名也衛為侯國不得用萬舞簡兮兩言之者

何也蓋此詩刺賢者仕於洽官而作篇中言執籥秉翟其

職事也序云衛之賢者仕於洽官是也此經義也傳因篇中

乃推其德可承事王朝故於首章兩言萬舞皆在於王

所也序云皆可以承事王者是也此經義也傳因篇中

言洽官承事祭祀故以公庭萬舞為用於宗廟而以方

將萬舞為用於山川者又以廣大碩人之德末章傳云

乃宐在王室則首章萬舞正指在王室之事此傳釋經

之義而與序亦無不昭合也若謂衛用萬舞則經傳之

旨味矣云以干羽為萬舞者禮記文王世子春夏學干

戈秋冬學羽籥樂記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又干戚旄狄

以舞之案戚猶戈狄即翟干舞有干與戚羽舞有羽與

旄曰干曰羽者舉一器以立言也干舞武舞羽舞文舞

日萬者又兼二舞以為名也干舞以舞大武羽舞以舞

大夏而郊特牲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為諸侯之僭禮

則侯國無干舞可知逸周書世俘篇籥人奏武王入進

萬孔晁注云武以干羽為萬舞也孔注正本毛義初學

記樂部上引韓詩萬大舞也以干羽舞故萬舞為大舞

韓傳亦同毛義又案宣八年春秋經萬入去籥此萬之

有籥者也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公羊
萬籥對文故以萬爲干舞籥爲籥舞其實萬則未有不
籥也孔仲達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
一舉千里此乃西京嚴彭祖顏安樂兩家舊說以萬爲
羽與公羊傳以萬爲干互相發明最爲得旨又引韓詩
說以夷狄大鳥羽則萬舞有羽古無異說萬舞兼干羽
或省言干謂干爲萬其說本自何邵公注公羊言萬爲武
非有武舞者即去文舞也自何邵公注公羊言萬爲武
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樂不從嚴顏舊說後儒遂
以萬舞爲干舞之專稱而不爲羽舞之兼號夏小正某
氏傳萬也者干戚舞也鄭箋亦謂萬舞干舞也皆同公
羊何說孫毓從鄭駁毛於古未審矣傳文用之下誤衍
宗廟二字云用之山川故言於四方釋公庭傳又申明經義
云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釋公庭傳又申明經義
言萬舞用之四方言萬舞用之公庭釋公庭傳又申明經義
四方爲山川公庭爲宗廟也玩傳中故字非但字則知
此宗廟爲衍文正義云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
在萬舞之位是孔所據本不誤也周禮樂師掌教國子
六舞有干舞有羽舞而舞師掌四舞教兵舞師而舞山
川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舞師四舞主爲

祈禳不與樂師六舞教國子者混而一也樂師干羽二
舞以分教國子詩言萬舞用之山川則兼有干羽不得
據樂師干羽分教爲兩事者釋詩亦不可據舞師山川
四方爲兩處者釋詩矣天子於巡狩四岳有祭山爲升
祭川爲沈之禮傳云山川用萬舞者始謂是與○傳以
日中爲期釋經日中之義王肅述毛以爲欲其徧至而
要於經義無明證也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樂師掌國
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鄭司農注以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則國子當兼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正義謂子爲適子弟爲庶子
引王制以證是也傳云教國子弟者是也大司樂樂師所
司非大胥也樂師不言弟者省文也周禮大司樂中
夫爲之樂師下大夫爲之小正二月萬用入學此天子
入學用萬舞故傳引入學教舞之儀亦以著碩人之德
也箋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正義云使此碩人
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令法於己也○
引韓詩作扈扈云美兒大德謂有大德之人也侯侯釋文
廟公庭是以公庭爲宗廟也親猶近也鄭司農云宗廟
以羽奐謂大祭祀則兼以干故傳謂宗廟用萬舞山川

也教國子弟也宗廟也三者皆以備
箸碩人之德下章即承祭宗廟而言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

亂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也**左手執籥**

右手秉翟傳籥六孔翟翟羽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傳

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昇輝胞翟闔寺者惠下之道見

惠不過一散疏釋經訓再釋經義御治也武力足以治

亂故比於虎以釋有力如虎句眾謂轡文章謂組執轡

如織組喻治眾能動近而成遠以釋執轡如組句干旄

篇素絲紕之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

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素絲組之傳總以素絲而

成組也素絲祝之傳祝織也兩詩傳義同呂覽先己篇

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

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

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淮南子繆稱

篇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大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日微彼

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

文於遠王肅家語好生篇及王逸注楚辭九歎皆有此

文竝與毛傳同案此言碩人之德有武有文亟宜授以

治民之政不當仕以冷官之職二句為承上起下之詞

○籥說文玉篇引詩作龠今通作籥鄭注周禮禮記趙

注孟子郭注爾雅竝云三孔說文亦云三孔廣雅云七

孔此傳云六孔說各不同籥有大小故也爾雅釋樂大

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箛釋文云籥以竹為

之長三尺執之以舞是舞者所執之籥或較長於凡籥

矣釋鳥翟山雉傳云翟羽即雉羽執籥秉翟謂吹籥持

羽以為舞羽籥一事也執以籥則謂之籥舞以羽則謂

皆是鄭箋增字之例公席衛君也錫賜也傳引禮記祭
統篇文以證錫爵之義祭統夫祭有鼻輝胞翟闔者
惠下之道也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
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闔者守門之賤者也此四守者吏
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忌至賤
而以其餘身之祭統但言闔毛傳則兼言闔寺古闔寺
竝稱正義引依毛傳非與今本祭統異也翟即狄人
大記注狄人樂吏之賤者績溪胡匡衷侯國官制考云
周禮無狄人唯有籥師中士四人其職云掌教國子舞
羽籥籥祭統注翟謂教羽舞者也然則諸侯之狄人豈
即籥師與案胡說是也序謂洽官即狄人狄亦作翟在
天子為籥師在諸侯則為翟人天子籥師中士則諸侯
翟人是下士祭祀籥籥又舞翟即籥師所謂祭祀則鼓
羽籥之舞也傳引之者以明翟為樂吏至賤之官其輝
胞闔寺連而相及耳云見惠不過一散者箋散受五升
正義云禮器禮有以小為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
散祭統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賤
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總名也

山有榛隰有苓傳榛木名下溼曰隰苓大苦云誰之思

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傳乃宜在王室疏說

榛木也柔果實如小栗引春秋傳女摯不過柔栗是女
摯與邊實之榛其字古皆作柔木名作榛說文於榛下
又云一日菽也廣雅作藜榛木為藜生之木疑一日四
字後人所沾也傳釋此詩之榛為木名者當是叢生之
榛尸鳩青蠅棘榛旱鹿榛枯皆是木唯定之方中榛與
栗類舉其字當作果實之柔齊民要術太平御覽引義
疏云榛有兩種其一種子如杼子味似栗者字當作柔
其一種形如木蓼生高丈餘者字當作榛今榛柔莫別
矣釋文榛本又作蓼齊民要術引詩作山有蓼蓼假借
字下溼曰隰車鄰皇皇者華同苓大苦采苓同爾雅作
藟郭注云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
有枝相當或云藟似地黃沈括筆談云此乃黃藥也其
味極苦謂之大苦郭云甘草非也甘草枝葉全不同山
有榛隰有苓以喻賢者之處得其宜也○美人碩人也
匪風傳云周道在乎西周在衛而故傳以西方為王室
也禮記射義篇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
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
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

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
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書大傳亦言古者
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
政所以通賢其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
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案大國舉三人者即王制大國
三卿皆命於天子也次國舉二人者即次國二卿命於
天子也小國舉一人者即小國一卿命於天子也此皆
古者貢士之制莊元年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
乎天子者也是列國大夫命於天子也成二年左傳晉
鞏朔以上軍大夫獻捷于周王曰鞏伯未有職司於王
室是諸侯命卿職司王室也衛在周為大國其三卿皆
得命於天子故傳云宐在王室謂大德之人宐列命卿
之位焉序言可以承事王者亦即大傳所謂天子命與
諸侯輔助為政通賢其治之義也此章承上二章言樂
舞廟祭洽翟之人皆有大德有王者起天子必有聘賢
之典諸侯亦修貢士之職得與祭以為慶不得與祭以
有讓則衛賢者決不窮處樂
吏矣慨今不然是以為刺

泉水四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

作是詩以自見也

疏

春秋歸寧始見於莊二十七年左

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傳以此大夫寧為禮則必不
以歸寧為禮穀梁傳婦人既嫁踰竟為非禮傳凡八見
亦力主不歸寧蓋古者有大夫寧無夫人歸寧歸寧乃
春秋時制泉水詩作於衛宣公時在隱桓之間已非而
周舊禮父母在則歸寧今衛女嫁於諸侯因父母既歿
思而不得遂作此詩作序者即因之為言耳鄭箋據時
制為舊禮乃於葛覃歸寧而父母解作左傳歸寧之義此
則歸寧又篇中有遠父母兄弟句故云歿則使大夫寧
於兄弟而要非周初舊禮本然也大戴禮本命女及日
平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禮記檀弓亦言婦人不越
疆而弔人而襍記又云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如三
年之喪則君夫人歸此奔喪父母而歸又奔喪父母變
繁露玉英篇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奔喪父母變
也禮

言三
恣彼泉水亦流于淇傳興也泉水始出恣然流也淇水

名也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傳變好

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疏也必讀為泌衡門傳泌泉水

泉水泌本字今詩作恣假借字釋文引韓詩作泌亦假

借字泉水不必定指淇水竹竿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

大水則此泉水即泉源酈道元以泉源為肥泉蓋肥泉

上承諸水而流於淇者也其說或有足據淇水名桑中

同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共北山淇水所出說文又引或

日出隆慮西山水經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淮

南子墜形淇出大號高注云或曰在臨慮西案隆臨聲

通隆慮亦在河內蓋淇有二源矣地理志淇至黎陽入

河黎陽屬魏郡今濬縣有黎陽廢縣北山經及說文皆

云入河唯水經以為東北入海今淇水從河南衛輝府

濬縣入衛以入海非故淇道也淇衛水泉水流淇以興

嫁女之歸衛也衛女思歸不得是泉水之不如○懷亦

思也變好兒侯人同衛姬姓衛女嫁諸侯有姪娣從故

以諸姬為同姓之女聊者願之詞也爾雅願思也方言

願欲思也願與之謀猶言思與之謀也出其東門聊樂

我員願室家得相樂也猶言思室家相樂也素冠聊與

子同歸兮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猶言思見有禮之

人也傳皆訓聊為願願與方言欲思語氣正合此篇及

園有桃箋聊且略之詞素冠箋聊猶且也此今義

出宿于沛飲餞于禰傳沛地名祖而舍軼飲酒於其側

日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傳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疏與沛

濟水別沛地名未聞聘禮記出祖釋軼祭酒脯乃飲酒

于其側此傳所本也生民取羝以軼傳軼道祭也軼即

周禮之犯軼出祖必犯軼古舍釋通釋釋眞也以始往

祭道神曰祖委土為山依神而祭曰軼取土為軼謂之

犯軼釋眞於軼謂之舍軼釋眞有祭酒脯傳不言者以

經中不及出祖舍軼乃文得略耳祭軼畢而即於道神

之側送之者設飲酒焉是日餞聘禮不言餞然飲酒即

飲餞鄭注云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鄭亦

詩三

長

本詩義而言也。嵩高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箋餞送之故有酒文。選酒也。韓奕顯父餞之清酒百壺。箋餞送之故有酒文。選酒也。謝靈運顏延年詩注引薛君章句云送行飲酒曰餞。案碩人篇庶士有竭。傳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凡諸侯之餞禮及大夫歸所嫁之女。又有寧父母兄弟姊妹之禮。此衛女思歸而追念及來嫁時耳。傳云重始有事於道也。者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君子重之。此重之義也。侯伯之國近郊十五里。遠郊三十里。出宿在近郊。飲餞則在遠郊。說見韓奕篇。禰地名亦未聞。二地皆當在衛之河西。釋文引韓詩禰作坻。徐敖詩經廣詁云爾雅水潦所止泥。丘釋文余友桐城徐敖詩經廣詁云爾雅水潦所止泥。丘釋文泥亦作坻。此所引即韓詩泥蓋衛之泥中邑也。段氏詩經小學亦有是說。○父之姊妹稱姑。爾雅釋親父之姊妹為姑。高祖王之從祖姊妹為高祖之姊妹。親父之姊妹為祖姑。高祖王之從祖姊妹為高祖之姊妹。父之姊妹為祖姑。高祖王之從祖姊妹為高祖之姊妹。上之姊妹由父之姊妹而推之。皆得稱姑。此衛女親之詞。故知諸姑為父之姊妹。不及王父以上之姊妹。

也。古人稱父之姊妹有為姑。姊妹者稱父之姊妹。有為姑。姊妹者。襄二十一年左傳云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是父之姊妹為姑。姊妹也。左傳釋文引列女傳云梁有節姑。姊妹是父之姊妹。為姑。姊妹也。先生曰姊妹亦釋親文也。列女傳貞順篇云禮婦人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傳干言所適國郊也。載脂載牽還

車言邁
傳脂牽其車以還我行也。邁臻于衛不瑕有害

傳邁疾臻至瑕遠也。
疏傳云干言所適國郊也。者郊有

適國之郊而非衛郊也。其地名俱未聞。上章洵禰為始嫁所適之地。就已國言之。此章干言為送女者歸國所適之地。就所適之國言之。上章言始嫁故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章即承上章末二句問寧之後而言。蓋大夫反馬還車。臻衛則所嫁之國亦必有出宿飲餞之事也。迺解之者誤。以干言為衛郊。豈既宿餞於洵禰而事也。宿餞於干言乎。漢書地理志東郡發干郡國志云東郡衛國有干城。又御覽地理志東郡發干郡國志云東

有干山言山即引衛詩一在衛東一為衛北要皆後人
坳會不足證信○說文鑄一車軸鐵也釭車轂中鐵也
車軸耑鍵也耑車軸耑也或作轉漢人軹轉通軹為轂
轂小穿也耑車軸耑也或作轉漢人軹轉通軹為轂
末轉為軸耑車軸耑也或作轉漢人軹轉通軹為轂
鐵相摩使之滑利是日脂又於軸末以木鍵之是日耑
車耑傳聞關設耑也文選潘尼四言詩星陳夙駕載脂
載轄李注云毛詩案轄與耑同傳釋言為我葛覃形弓
文王同釋邁為行爾雅釋言文黍離悉蟀東門之枌時
邁同邁疾釋詁文巧言烝民同臻至亦釋詁文雲漢同
瑕不遠害亦假瑕為遐訓同而義凡婦人始適異國
之禮又成婦送嫁之者畱車至三月廟見成婦則有寧問
與同歸亦不遠害於禮此衛女追念大夫還反故國時欲
禮也亦是設想之詞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思須與
漕我心悠悠傳須漕衛邑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傳寫

除也疏南海曾釗詩毛鄭異同辨云釋水歸異出同流
字河水篇又引呂忱云爾雅異出同流漢後人為漢水疑爾雅
本當云歸異出同流漢後人為漢水疑爾雅
溷沾流字入歸異出同流漢後人為漢水疑爾雅
為舍人注已云水異出同流漢後人為漢水疑爾雅
前矣惟劉熙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郭注爾雅
引毛詩傳不為流字作解蓋郭本實無流字案曾說
也水經淇水篇引毛傳同出異歸為肥泉與今本文異
而義同又云朝歌東南有馬溝水出朝歌城北東流與
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南流與馬溝水合又
東南注淇水為肥泉詩所謂我思肥泉也然則肥泉為
朝歌城北之水會合諸水即為同出至入東南枝散而
分派矣肥泉同出喻衛女未嫁異歸喻適異國爾雅毛
傳釋詩如是茲之永歎與兄也永歎同義常棣傳兄茲
也茲即滋也彼言良朋之道不能救難此言衛女之思
不得歸寧徒滋長歎語意正同○水經濟水注濮渠東
逕須城北衛詩云思須鼓篇在須城今在滑縣東南曹
漕古今字漕邑已見擊鼓篇在須城今在滑縣東南曹
悠悠我思也遊當作游言我也駕我我駕也出遊猶敷

游也蓼蕭傳寫輸寫其心也寫除與輸寫同爾雅寫憂也寫本不訓憂而依憂言故謂寫為憂爾雅釋經義毛傳則兼釋字義裳裳者華車牽箋寫為憂除合爾雅毛傳作訓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傳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終窶且貧

莫知我艱傳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已焉哉天實為

之謂之何哉疏興者北門喻閭君出北門喻仕閭君北面而立鄉明而治今衛不然所以席時君行閭冥也箋

云喻已仕於閭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為之憂殷殷然正

月柔柔皆云憂心慙慙爾雅慙慙憂也本又作殷殷王

逸注九歎云隱隱憂也詩云憂心殷殷亦作隱隱○終

猶既也終窶且貧既窶且貧也爾雅窶貧也是窶亦貧也傳釋窶為無禮者言無以為禮也無禮由於困財故

傳又釋貧為困於財語雖分釋而義自互明也荀子大略篇云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窺其手困財義本荀子說文云窶無禮尻也倉頡篇云無財曰貧無財備禮曰窶窶從宀俗從宀艱難也莫知我窶貧之難言不

得其志也○已焉猶云既然詰訓然焉通用既已通用既然既如是此承上轉下之詞解者皆誤讀已為已止

之已韓詩外傳兩引詩作亦已焉哉與氓篇句同謂之何哉與云如之何同謂之何即如之何也哉云皆語詞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傳適之埤厚也我入自外室

人交徧適我傳適責也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疏

適之繙衣四月傳同而意別繙衣四月訓適為之猶往也此適為之猶至也庸柏舟傳之至也高誘注呂覽知節篇云一猶乃也埤厚釋詰文說文埤增也厚與增義相近○適俗適字說文玉篇皆有適無適廣韻二

十一麥云適責也適上同至唐韻始見適字疑毛詩祇作適為適之假借殷武勿子禍適傳適過也適亦適之假借後人以此詩適字兩見異訓遂加言旁作適耳孟子離婁注引詩作適可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傳敦厚遺加也我入自外室

人交徧摧我傳摧沮也傳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疏

爾雅惇厚也古敦惇通用厚猶加也箋云敦猶投擲也
韓詩云敦迫也義並相近埤遺猶埤益也上章訓埤為
厚不為益作訓此訓遺為加不為埤作訓傳訓可互見
也爾雅加重也○釋文摧或作催說文催相擣也引詩
正作催是許所據詩作催也段注云相擣猶相迫也傳
取沮壞之義與摧訓擠訓折義同又釋文引韓詩作謹
云謹就也廣雅謹就也本韓詩就亦相迫之義潛夫論
交際篇云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
外蒙譏於士夫此與箋以摧為刺
譏之言者合說雖異而意則同

北風三章章六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傳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惠

而好我攜手同行傳惠愛行道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傳虛虛也亟急也疏興者前二章以風雪喻政之威虐

無道也爾雅北風謂之涼風說文作飈傳但就詩本句

為釋故云北風寒涼之風不用爾雅作訓與豈風谷風

異也說文旁溥也籀文作雱盛與溥義相近御覽天十

二時序十九引詩作滂滂與雱通穆天子傳庚寅北風

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郭璞注引作蕩蕩俗字

○惠愛爾雅釋詁文騫裳子惠思我傳亦云惠愛也傳

以同行為同道箋云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

同道而去疾時政也虛虛也釋文一本作虛徐也正義

本亦作虛徐案一本非也傳以虛釋虛謂此丘虛字讀

作謙虛字虛邪二字連文成義虛邪猶委蛇也莊子應

帝王篇吾與之虛而委蛇羔羊箋委蛇委曲自得之兒

韓詩作透迤說文透迤衰去兒廣雅釋訓委蛇透衰也

眾經音義引廣雅作委佗窠邪也邪即古衰字窠邪與

虛邪聲音義又相近管子弟子職篇志毋虛邪行必正直

楊雄大玄戾初一虛既邪心有傾測曰虛邪心傾懷不
 正也羨次六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矢夫測曰虛
 邪矢夫得賢臣也然則衰曲謂之虛邪委曲亦謂之虛
 邪詩言虛邪者是委隨順從之義也爾雅作虛徐釋訓
 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注虛徐威儀謙退也班固
 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曹大家注引
 詩其虛其徐班從魯詩毛詩虛邪或魯詩作虛徐皆以
 二字連讀箋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
 徐寬仁者今皆以為為急刻之行矣傳為虛字作訓不為
 邪字作訓箋乃申補傳訓依三家詩易邪為徐虛邪虛
 徐一語之轉毛鄭義無不合爾雅慄慄也釋文慄本
 或作慄又作亟傳云亟急者箋所謂急刻之行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傳喈疾貌霏甚貌惠而好我攜手

同歸傳歸有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疏皆訓疾義未

風也或本三家詩霏甚兒甚與盛同小箋云霏說文無此字古當作非非猶飛也○云歸有德也者以釋經之歸字碩鼠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亦此意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鳥傳狐赤鳥黑莫能別也惠而好我

攜手同車傳攜手就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疏匪非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鳥無有赤者非狐乎無有黑者非鳥乎狐赤鳥黑人所易曉今莫能別言衛之君臣昏惡之甚也傳中莫字非經義正義云人莫能分別赤以為非狐者人莫能分別黑以為非鳥者恐非詩指矣○傳云攜手就車者以釋經同車之義言將就車而回去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

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傳言志往而行正疏邶柏舟女曰雞鳴傳訓靜

爲安此云貞靜亦安義也文選張衡思玄賦宋玉神女
賦注引韓詩靜貞也韓與毛同又申說貞靜云女德貞
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者法度指彤管此總釋全章之
義方言趙魏燕代之閒謂好曰姝說文姝好也又姝好
也引詩作姝又衣部袿好佳也引詩作姝姝好也又姝好
云美色義亦同爾雅埃待也字又作埃莊八年穀梁
傳埃待也相鼠著傳竝同於疑當作乎文選向秀思舊
賦注引毛詩作埃我乎城隅考工記匠人宮隅之制七
雉城隅之制九雉賈疏引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三
雉城隅之制九雉然則雉高一丈城隅加高於城二丈矣鄭
注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又考工記宮隅之制以爲
諸侯之城制鄭注云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
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案鄭引禮器
臺門以證宮隅城隅之制其說必有所據但臺門天子
諸侯制異天子四面城其臺當在中央諸侯城缺南方
東西有門門上有臺謂之臺門亦謂之城臺鄭風出其
東門傳闔城曲也闔城臺也城隅即城曲漢人謂之角
浮思角亦隅也字亦作學周禮疏據漢時學思以爲城
隅爲小樓者亦城臺之遺意也諸侯城高五丈城隅高

七丈其宮隅之高與城高同是城隅爲最高之處傳云
以言高而不可踰者蓋借城隅喻靜女之守禮法箋言
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此申成傳也侯乎城隅言親迎
者侯女於城門之外丰子之丰兮侯我乎巷兮傳巷門
外即其義也言侯之者兼以反刺人君也韓詩外傳云
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
是以年壽亟夭而性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闡溢而後傷姻
也夫無信也不知命也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
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不見搔首踟躕韓詩引此詩爲歌
妹俟我乎城隅變而不見搔首踟躕韓詩引此詩爲歌
道義道義者韓奕傳所謂曲顧道義也毛韓說解不同
而義得互明說苑辯物篇同韓詩說○說文儂仿佛也
引詩作儂方言掩翳也郭注引詩作儂說文竹部篔
蔽不見也蔓與篔同今詩作蔓者古文假借字烝民傳
云蔓隱也案此承上文城隅立言蔓而者隱蔽不見之
謂襄二十三年左傳宣子出斐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
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蓋斐豹旣出閉
在門外見督戎來而先踰避不見處以待之督戎旣入
乃從後擊殺之也詩言蔓而左傳言隱而蓋古有此語
也傳文行正之正當依岳本作止志往行止釋搔首脚

躡句亦是狀親迎之女其德貞靜而與韓詩道義之說又合也文選琴賦注引韓詩章句云躡躡猶躡也洞簫賦思玄賦思舊賦何劭贈張華詩左思招隱詩注引作躡躡皆本韓詩今外傳作躡躡乃後人用毛改韓耳易林師季姬躡躡結衿待時終日至暮百兩不來又同人謙渙季姬躡躡望孟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此或本齊魯詩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

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箸于左手既御箸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傳煒赤貌

彤管以赤心正人也

疏

傳釋靜為靜德變為美色是變與姝同義也車牽傳云變美兒

釋文貽本又作詒案詒是也傳以遺釋詒與雄雉天係同丘中有麻傳亦以詒為遺箋云彤管筆赤管也彤管者女史所執之管是即古人之法也管雖女史所執然必后夫人有貞靜之德乃能授以女史之法故傳以為靜德之女能遺我以古人之法然後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傳引成文今無可攷正義云周禮女史八人注女史女奴曉書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女史若不記妃妾之過其罪則殺之謂殺此女史案傳文史不記過史上奪女字今據正義訂正御覽皇親部一引劉向五經要義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授其環以示進退之法生子月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箸于左手既御箸于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就男故箸左手右手陰也既御而復故此亦西京舊說與毛傳互有詳略○彤管赤色故傳云煒赤兒說文煒盛明兒盛明者言赤色之盛明也傳又申明取赤之義云以赤心正人也者謂女史

以赤心而正妃妾之次序也陳啓源稽古編云牛亨問
 形管何也董仲舒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
 管赤心記事也張華博物記崔豹古今注皆載其語仲
 舒去古未遠所聞必有據又武帝時毛詩未行而仲舒
 之論彤管與詁訓傳相合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說文說
 說釋也頰弁庶幾說懌依鄭許懌亦當作釋今詩作說
 懌爾雅作悅懌并
 說字誤從心旁矣

自牧歸蕙洵美且異傳牧田官也蕙茅之始生也本之

於蕙取其有始有終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傳非為其

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疏田官為牧未聞

轉寫併入耳傳文當作牧牧田也四字箋自牧田歸蕙

鄭所據作牧田正義不為田官作解孔本亦不誤周禮

牧田任遠郊之地隱五年左傳鄭人侵衛牧衛牧猶言

晉郊耳管子度地篇草木蕙生可食是蕙本為草木初

生之稱因之則為茅之始生矣碩人手如柔蕙傳云如

蕙之新生案彼詩之蕙亦茅也茅藿之類初生色白而

蘆葦初生色赤故彼以茅之柔白狀碩人之手而此亦

以茅之潔白喻靜女之德茅生後於蘆葦正月之末其

始萌芽藉茅可以供祭祀故傳又申之云本之於蕙取

其有始有終也經中歸字當讀如言告言歸之歸○異

無傳異者瘞之假借字李善注神女賦引韓詩云瘞悅

也當是此詩章句異瘞一聲之轉韓詩瘞悅也承上文

說釋女美而言又說文瘞靜也承上文靜女其姝靜女

其變而言皆是以釋此詩之詞瘞作嫵者誤箋云其信美

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鄭言窈窕亦

貞靜之謂此本三家詩以申毛詩或毛詩本作洵美且

瘞瘞靜也為許鄭所本女如字貽當作詒匪非同聲非

本字匪假借字定之方中匪風竝以匪釋非與此傳同

也傳云說美色者即承說釋女美而言云遺我以法則

者詒遺也法則古女史彤管之法也此與詒我彤管句

相應言非徒說美色而說美德也定九年左傳靜女之

三章取彤管焉杜注云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

取彤管故毛公作傳於三章

皆取彤管為說實本左氏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

人惡之而作是詩也疏新臺當在鄴東大河之旁齊衛

水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又東逕鄆城縣北北岸有新

臺鴻基層廣高數丈衛宣公所築新臺矣詩齊姜所賦

也為盧關津臺東有小城崎嶇積側臺址枕河案酈安

道注水經往往廣採襍說以示炫博然古今河道不同

衛宣公所作新臺河上決非魏晉鄆城縣北臨河之新

臺攷史記衛世家成王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

虛孟子告子篇管王豹處於淇而河而善謳趙注云衛

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是衛故在淇東河而西也漢

書地理志魏郡淇水至黎陽入河鄴故大河在東北入

海水經注河水東逕遮害亭南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

入處也然則禹大河故瀆當在今濬滑二縣之西矣漢

書溝洫志王橫言周譜云定王五年河道未改河在鄴東

魯宣公之七年也衛宣公時禹故河道未改河在鄴東

不逕濮陽碩人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此言送女之大

夫反馬歸齊在衛北衛適齊必遡河上流五百餘里

從聊城陸路至齊臨淄若河水已徒則當云東流不云

北流矣又定之方中序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

邑漕邑今之滑縣漢之白馬縣文公渡河而東河在楚

丘之西若河水已徙則從楚丘之北直東鄆城之北二

百餘里皆有大河之所經亦不得謂東徙渡河矣以詩

證詩知新臺斷不在鄆城北也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傳泚鮮明貌瀾瀾盛貌水所以潔

汙穢反于河上而為淫昏之行燕婉之求籛條不鮮傳

燕安婉順也籛條不能俯者疏說文玼新色鮮也引詩

文引韓詩作漑云鮮兒瀾瀾釋文引說文水滿也攷說

文作瀾滿也从水爾聲是陸所據詩本作瀾玉篇瀾水

流兒文選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引毛詩作河水瀾瀾

今字通作瀾釋文引韓詩作泥泥云盛兒詩小學云韓

詩新臺有漑河水泥泥蓋一章新臺有泚河水瀾瀾之

異文漑泥字與泚瀾同部與洒澆不同部而陸德明誤

屬之二章也又盧召弓曰漢地理志引邶詩河水洋洋

洋洋必洋洋之誤集韻亦曰瀾或作洋案洋洋亦即瀾
瀾之異文當出齊魯詩管子水地篇水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
洒人之惡仁也荀子宥坐篇水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
善化竝與傳云水所以潔汗穢合潔當作絜水絜汗穢
衛宣公反於河上作新臺要納伋妻是為淫昏之行○
谷風傳宴安也宴本字燕假借字燕安婉順言人有安
順之德者箋以燕婉之人謂伋此毛義也文選西京賦
注引韓詩燕婉之求云燕婉好兒燕婉古今字說文
目相戲也引詩睨婉之求當出齊魯詩與毛異晉語籛
籛不可使俯賦施不可使仰又賦施直鑄籛籛蒙璆也
注云籛籛直者賦施瘁者直直擊也鑄籛籛也蒙戴也
璆玉磬不能俯故使戴磬案毛傳正用國語文國語籛
籛賦施為八疾之二毛兼引之以刺衛宣公柏舟傳君
子有威儀望之嚴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其宜今宣公
於一俯一仰有佞媚容悅之狀以是為病故即是以為
刺此毛義也爾雅籛籛口柔也賦施面柔也亦是以為
詩之詞箋云籛籛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
俯也賦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鄭乃合爾雅國
語為一義矣大玄閑次七阻阻閑于籛除或寢之廬測
日阻阻之閑惡在舍也范望注阻阻惡貌也籛除之廬測

不能俯者也籛除即籛籛蓋凡物之粗惡者曰籛籛說
文籛籛粗竹席也方言籛籛自關而西其麤者謂之籛籛
亦人名春秋文十三年邾子籛籛卒又地名
定十五年次于渠籛此或取於病惡者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傳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燕婉之

求籛籛不矜傳矜絕也疏小箋云釋丘望厓洒而高岸

其身峭直夷上者其頂平不高出也洒下亦謂身斗峭
也說文曰陵陷也陷也峻同陵洒即陵之假借字凡
言陵陷皆謂斗直不可上又云吳都賦清流疊疊李善
注引韓詩疊疊水流進兒不言何經之注今按必此章
浼浼之異文也古音洒讀如詵浼浼皆如門矜如珍傳
云平地義不可通與疑地字乃池字之誤平池猶滂池
謂河水平滿蓄納為池則浼浼然也說文云浼浼也引
詩河水浼浼污下云一曰小池為污是許以污釋浼與
此傳平池釋浼浼義正相同說文又云潤水流浼浼兒
亦謂平流為潤也沔水傳沔水流滿也浼潤沔一聲之
轉○矜絕釋詁文思齊傳矜亦訓絕縣思齊桑柔雲漢
皆云不矜不絕也不絕猶不鮮鮮少也鄭箋矜當作腆

典善也上章箋鮮善也義異
燕禮不腆之酒古文腆作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傳言所得非所求也燕婉之求得

此戚施傳戚施不能仰者疏離讀為麗士冠禮注云古

也凡詩離羅離離量離畢離皆麗也魚網所以求魚

今反得鴻此謂所得非所求也求即經燕婉之求以喻

齊女求伋而得宣公也桓十六年左傳衛宣公烝于夷

姜生急子為之取于齊而美公取之是其事也急詩序

作伋○御覽蟲豸部薛君章句云戚施蟾蜍喻醜惡韓

謂戚施即蟾蜍以喻醜惡則上章籛籛為粗竹席亦喻

醜惡高注淮南子脩務篇云籛籛偃戚施僂皆醜貌也

此本韓詩說也韓與毛訓異而意同說文醜籛詹諸也

引詩作得此醜籛許亦用韓詩義爾雅釋文戚施字書

作規規同玉篇廣韻皆云規規面柔也廣雅云規規八

疾也竝與戚施同鄭語

云侏儒戚施寔御在側

二子棄舟二章章四句

二子棄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外國人傷

而思之作是詩也疏新序節士篇云伋方棄舟時伋傳

傳孽嬖篇不同劉子政習魯詩母恐其外也閔而作詩此與列女

兼習韓詩也韓詩多同毛詩

二子棄舟汎汎其景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取於齊

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

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

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日

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

棄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願言思子中心

眷眷傳願母也眷眷然憂不知所定疏序思伋壽故傳云二子伋壽也

宣公為伋取於齊女而美以下桓十六年左傳文詳略
字句微有不同伋左傳作急云使賊先待於隘左傳作
使盜待諸莘服注云莘衛東地水經注于莘倂壽繼隕
西北有莘亭衛宣公使伋諸齊令盜待于莘倂壽繼隕
于此亭道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史記衛世家作
界列女傳同云竊其節左傳節作旌史記列女傳作白
旄雖辭有小異而惜則大同也倂壽涉危爭相為歿詩
人以如桑舟無薄為喻廣雅云薄至也詩述聞云景讀
如憬魯頌泮水篇憬彼淮夷毛傳曰憬遠行貌下章言
汎汎其逝正與此同意也士昏禮姆加景今文景作憬
是憬景古字通與案說文礙止也傳意以迅疾不止釋
經中景字與遠行之義正合汎汎流兒○傳訓願為毒
皇皇者華傳訓毒為雖願言思子不瑕有害雖曰思子不
徒憂其心養養然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雖曰思子不
能遠於害也猶常棣云每有良朋兄也永歎言雖有善
朋徒滋長歎而已伯兮願言思伯甘心首疾願言思伯
使我心痠文義皆同故終風願言思伯甘心首疾願言
意攸別終風願訓思此願訓思則思言思子不瑕有害矣
中心心中也爾雅釋詁恙憂也憂謂之恙重言恙恙猶
憂為忡忡重言忡忡憂為忡重言忡忡矣釋訓洋洋思也

郭注云憂思邢疏引此詩中心養養云洋洋音義同穆
天子傳中心翔翔郭注云憂無薄也養養洋洋翔翔皆
也恙恙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傳逝往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傳

言二子之不遠害疏逝往釋詁文東門之粉小雅杜

汎其逝也○瑕讀為遐有為句中語助不遐有害言不
遠害也二子之不遠害即是涉危也有又為句首句末

語助者義見文王篇

詩毛氏傳疏卷四

長洲陳奐學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 毛詩國風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疏鄘邑名古作庸逸

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漢書地理志云庸管叔尹之是庸在朝歌東矣又逸周書言中旄父于東孔晁注云中旄父代管叔此與地理志盡以邶庸封康叔不合鄭作詩譜依據逸書故有後世子孫稍併邶庸之說且以管蔡霍為三監俱與羣經不合或又謂左傳稱康叔取於有閭之土以供王職閭與庸聲相近如左傳閭職史記作庸職以為康叔身取庸邑之證抑又不然杜預云有閭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攷昭九年左傳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即此也不得以庸為閭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

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史記衛世家釐侯卒大子

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

侯羨自殺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五十五年卒攷衛

武公元年周宣王之十六年至平王十三年卒計在位

五十五年與世家合國語稱武公九十有五猶作懿自

微則其即位年已四十矣共伯又為武公兄與序云

蚤死並戾索隱云大史公採襍說而為之記是矣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傳興也中河河中髮彼兩髦實維

我儀傳髮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

也之从矢靡宅傳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从信無宅

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

天謂父也疏邶柏舟傳汎流兒汎猶汎汎也中河河中

故傳謂髮為兩髦之兒釋文無之字云髮本又作仇玉

眉也从髟攷聲詩曰統彼兩鬢或省作髻髮仇統同鬢

本字髦假借字許云髮至眉本傳義也髮至眉為子事

父母之飾者禮記玉藻篇親沒不髦喪大記及儀禮既

夕記皆有說髦之文鄭注云兒生三月鬻髮為鬻男角

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

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

形象未聞內則總拂髦注亦云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鬻

其制未聞也案子事父母有總有髦總以收髮結之髦

即髮之所結以坐為飾髦收取他髮為之兩角故兩髦

坐飾至眉其形象也鄭未治毛詩故云未聞耳齊甫田

傳云總角聚兩髦也兩髦在角故以角為兩髦其義同

以釋靡它二字以申明其自誓如此也諒信爾雅作亮與諒同傳云母也天也尚不信我言不信我之無它心也只與也同義母天連言故傳又申明之云天謂父也儀禮喪服傳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貳尊也列女傳母儀篇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為天既嫁則以夫為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杜預桓十五謂婦人之未嫁者也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案此天父為父三年是女子既適人而出則為父服三年與女子在室為父服三年者同故婦人既嫁而反從天父之義乃得評父為天也經先母後父者先親親而後尊尊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傳特匹也之

死矢靡慝傳慝邪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疏特為奇又

耦又為奇二者義相因釋文引韓詩作實維我直云相當值也毛韓字異義同○民勞傳訓慝為惡此訓慝為

邪者各隨文解說也靡慝即無邪上章傳所謂信無它心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

不可道也疏宣姜也閔二年左傳云初惠公之即位也

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傳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

埽去之反傷牆也中葍之言不可道也傳中葍內葍也

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傳於君醜也疏將仲子傳牆垣也

兼明興義也茨蒺藜爾雅釋草文郭注云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說文薺疾藜也引詩作牆有薺薺本字茨假借字蓋疾藜合評之曰薺也後人加艸耳薺從艸虞翻注易以蒺藜為木云欲埽去之反傷牆也者此

合下二章以釋經不可之義正義云言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今上有蒺藜之草不可埽而去之欲埽去之反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反違禮而害國○中葦內葦義未詳中葦與牆對稱牆為宮牆則中葦當為宮中之室說文葦交積材也構葦也應劭注漢書云中葦材構在堂之中也構與葦同堂當作室凡室必積材葢屋故室內謂之內葦毛意或當如是箋云內葦之言謂宮中所葦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鄭以葦為構成恐非此詩毛意周禮媒氏注云陰訟爭中葦之事以觸法者引此詩為證亦不以葦為構成也釋文引韓詩云中葦中夜謂淫僻之言也玉篇葦夜也詩曰中葦之言中夜之言也本亦作葦漢書文三王傳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葦之言晉灼注云魯詩以為夜也韓魯義同傳文於君醜也上奪醜字十月之交傳醜惡也此醜亦為惡下章傳云長惡長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傳襄除也**中葦之言不可詳也**傳詳審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傳長惡長也疏襄除釋言文出車同說文

云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除與解衣義相近悉蟀傳除去也不可除言不可去也詳訓審詳與讀義相近讀者抽釋之詳者審悉之也釋文引韓詩揚猶道也韓詩作揚與上章道同義云長惡長也者言君之惡甚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傳束而去之**中葦之言不可讀也**傳讀抽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傳辱辱君也疏傳文束而去之上奪

束字經言埽傳云欲埽去之經言束傳乃云束而去之皆是申明經義二章言除即去也方言云抽讀也讀抽互訓辱為辱君猶醜言君醜長言惡長亦是申明經義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疏箋云夫人宣

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傳能與君子俱老乃宐居尊位服

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

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傳委委

者行可委曲縱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

不潤象服是宐傳象服尊者所以為飾子之不淑云如

之何傳有子若是可謂不善乎疏詩三章以君子偕老

之醮終身不改之義偕俱也偕老俱老傳言后夫人能

與君子俱老宐居尊位服盛服所以總釋三章而又與

序相發明也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者周禮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為作也為副編次謂作

副必以編髮次第為之也編讀為辨次讀為髮說文髮

用梳比也用梳比謂之次以他人髮而梳比之是謂之

編次傳言編髮即本周禮編次為訓鄭司農注云副者

婦人之首服仲師不為編次作解則與毛意合矣唯鄭

注以副編次為婦人三等之禮服與毛不同云笄衡笄

也者追師追衡笄此傳所本也鄭司農注云追冠名衡

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統紘紘案男子冠無笄而冕弁

有笄冕笄用衡笄以玉為之所以維持冕也婦人有副

笄有纒笄維持纒者謂之纒笄亦以玉為之笄下縣瑱

笄用衡笄纒笄不用衡笄衡笄亦以玉為之笄下縣瑱

笄上為珈飾說文笄簪也先首笄也俗作簪云珈笄飾

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

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儀禮喪服傳吉笄

字行可委曲謂之委委德平易謂之佗佗傳與羔羊傳
文變而意實同羔羊傳云委蛇行可從迹也蛇與佗通
羔羊從字與此委曲字是釋經之蛇字佗字羔羊箋委蛇委
字與此平易字是釋經之蛇字佗字羔羊箋委蛇委
曲自得之兒委曲二字即本此傳訓今各本此傳委曲
下依羔羊傳增入蹤迹二字則與平易義復為不可通
矣幸正義本未誤可據以訂正爾雅委佗佗美也韓
詩委佗佗德之美兒韓渾言之毛析言之傳言無不
容潤者釋經德如山河之義○象服猶豫飾服之以畫繪為
也象古豫字說文豫飾也象服猶豫飾服之以畫繪為
飾者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有禕衣鄭司農注禕衣畫
衣說文引周禮曰王后之服禕衣謂畫袍禮記玉藻篇
亦云王后禕衣夫人揄狄其夫人而服禕衣猶雜記謂
之袞衣歟明堂位祭統君卷冕夫人副禕又祭義君皮
弁素積夫人副禕案此皆夫人有禕衣之證葛覃傳婦
人有副禕盛飾則毛亦謂盛飾有禕矣上文傳云副者
后夫人之首飾則象服亦后夫人之飾故云尊者所以
為飾后夫人有副必有禕副有珈飾禕亦有畫飾其尊
卑之數未聞也詩首章言禕二章言翟三章言展鄭注
禮以禕衣唯王后魯及二王後有之衛為侯國夫人不

得有禕故箋謂象服為即二章之翟三章之展又不數
在象服內僖九年穀梁楊士勛疏解詩象服為象笄正
義云象骨飾服與之同誤則以象服為首飾與上文副
笄六珈辭義重複箋疏說恐未是○傳云有子若釋
經子之二字之猶是也云可謂不善乎釋經不淑如之
何六字云語詞也不淑如之何如之何不淑也正義云
可謂不善言其善也是也禮記雜記篇如何不淑鄭注
云如何不善如何者若何也如之何者若之何也莊十
一年左傳若之何不吊猶云如之何不淑
也弔淑皆善也如與若竝與柰字同義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傳玼鮮盛貌禕翟闕翟羽飾衣也

鬢髮如雲不肩髻也傳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肩絜

也玉之瑱也象之掃也傳瑱塞耳也掃所以擗髮也揚

且之皙也傳揚眉上廣皙白皙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

也傳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疏凡說文玼玉色鮮也因之為
凡色鮮之稱追師疏引傳

玼鮮明貌與今本作鮮盛異內司服揄狄闕狄為王后
六服之二夫人與王后服同故傳以揄翟闕翟二者釋
經之翟也玉藻襍記皆云夫人揄狄詩釋文揄字又作
禴狄本亦作翟說文作禴翟與今本毛傳同禴正字揄
假借字翟正字狄假借字喪大記夫人以屈狄玉藻君
命屈狄注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毛傳亦作闕云羽飾
衣者羽字即承上兩翟字則羽即翟也飾猶畫也飾衣
畫衣也說文禴字下云羽飾衣正本毛詩說鄭司農注
云揄狄闕狄畫羽飾司農治毛詩言畫翟羽以為飾亦
與毛不異也翟雉名禴闕皆衣名其畫飾尊卑之次未
聞也禴之為言揄也揄猶揚也闕與屈並有短義或闕
翟畫短羽而禴翟則畫長羽歟鄭注周禮禮記皆以揄
為搖雉揄翟刻繒而畫闕翟刻繒不畫與毛不合而其
以畫羽為飾則與毛許先鄭皆同孫毓以毛傳羽飾衣
謂真以翟羽飾衣剝毛申鄭正義本之則誤解傳義矣
之為句中語助其之翟其翟也其之展其展也揚且之
暫揚且暫也揚且之顏揚且顏也其之皆語助無實義○
傳鬢黑髮下追師疏引無也字昭二十八左傳杜注皆
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服杜注皆
云美髮為黥詩作鬢傳以黑髮釋鬢正本左傳黑髮必

美長故云如雲言美長也說文彡部彡稠髮也引詩作
參或作鬢肩絜邨谷風同鬢追師注引詩作鬢說文鬢
髮也或作鬢髮鬢也正義引說文作髮益髮也箋鬢髮
也不絜者不用髮為善禮記斂髮母鬢左傳以為呂姜
鬢莊子禿而施鬢鬢假他人髮為之副亦假他人髮故
鄭以髮鬢為首飾其實首飾謂之副又謂之被不得謂
之髮鬢也○淇奧傳充耳謂之瑱充者塞也故瑱又謂
之塞耳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黻統塞耳所以聿聰
也盧注引禮緯含文嘉以縣統坐旒為閉姦聲聿亂色
傳謂瑱為塞耳者義取諸此也周禮弁師諸侯纁旒皆
就玉瑱玉笄鄭注玉瑱塞耳者說文瑱以玉充耳也詩
日玉之瑱兮或作瑱案婦人亦有笄故亦有瑱笄為玉
笄故瑱亦玉瑱張惠言儀禮圖云瑱制無文春秋傳曰
幣錦二兩縛一如瑱則其形必圓而長釋文掃勅帝反
掃他狄反本亦作掃又作掃疑掃即掃之省傳作掃謂
掃即掃之假借掃說文云膾骨膾之可會髮者又云掃搔
同事會亦作膾說文云膾骨膾之可會髮者又云掃搔
也會髮本淇奧傳而掃即本此篇傳許說正可申明毛
訓也掃髮以象骨為之男女將冠笄者先櫟鬢而後以
組束髮是謂之膾亦謂之掃男子象掃為會髮之用女

子象掃為摘髮之用而又佩之以為飾葛屨傳云象掃所以為飾○傳云揚眉上廣揚廣壘韻眉上近顙與下章傳廣揚而顏角豐滿同義猗嗟抑若揚兮傳揚廣揚兩詩揚字同也襄十七年左傳澤門之皙邑中之黔黔為黑則皙為白又昭二十六年左傳白皙鬢須眉傳云皙白皙義本左傳皙從白與皙從日者別胡然皆問詞也古而如通用常武而震而怒今本作如都人士坐帶而厲內則注作如傳釋而天尊之如天而帝審諦如帝正為全詩而如通訓鄭注內司服引詩云言其德當神明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紕袷也傳禮有展衣

者以丹穀為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為縹是當暑袷延之

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傳清揚視清明也揚且之

顏廣揚而顏角豐滿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傳展誠也

美女為媛疏詩小學云按第二章第三章古本作瑳瑳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可證也瑳瑳異部而音近如賓之初筵瑳瑳或為娵娵此篇二三章瑳字皆一本作瑳屬文二章瑳屬三章而德明據之○說文襄丹穀衣从衣珪聲玉篇同今字通俗作展釋文引馬融毛詩注亦云展色赤竝與毛同唯鄭司農注周禮展衣為白衣仲師治毛義多同毛此白衣疑有誤箋云展衣宜白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鄭依玉藻襍記喪大記作禮釋名云禮衣禮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與鄭同案內命婦之服鞠服禕衣揄狄然正白無文采也與鄭同案內命婦之服鞠服也鞠衣揄狄三者有畫文為婦人加上之服猶男子之冕鄭注書大傳云展衣朝服也夫人日視內朝纒笄而不加副展衣而不加上服故夏時展衣即覆於縹緜之上不更復有中衣矣箋展衣夏則裏衣縹緜正義謂覆彼縹緜之上是也說文豕覆也蒙與豕通葛覃傳葛所以為縹緜給精曰縹日給此傳云縹之靡者為縹靡古縹

字絳於給較細而縵尤絳之極細者也云是當暑絳延
之服也者以釋經是繼絳也句說文襲私服引三家詩
作襲絳衣無色引毛詩作繼繼即襲之假借字絳當
時語延古延字論語鄉黨篇當暑衫絳給必表而出之
孔注云必表而出加上衣也皇疏云若在家則裘葛之
上亦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客皆加上衣當暑絳給可
單若出不可單則必加上衣也嫌暑熱不加故特明之
案詩之縵絳是當暑之裏衣其上覆以展衣覆猶表也
展衣亦婦人之上衣對縵絳裏衣言也○傳清下奪揚
字依後箋補後箋云兩揚字當有二義清揚之揚必非
亦謂眉上傳文當作清揚視清明也奇嗟美目揚兮揚
即明也又猗嗟名兮名與明通亦謂目也說詳猗嗟篇
猗嗟傳云目下為清即此詩清之義玉藻云視容清明
郊特牲云目者氣之清明者也即此傳視清明之義傳
文揚下各本奪且之顏三字依小箋本補正云廣揚而
顏角豐滿七字作一句讀揚謂廣揚與上揚字不同上
揚字指目此揚指額廣揚即頤人傳所謂顏廣而方也
說文注云顏角蓋指全額而言中謂之顏旁謂之角由
兩眉間以直上皆得謂之顏醫經頤曰顏曰庭是也國
語角犀豐盈亦角謂旁犀謂中案傳蓋以廣揚釋揚以

顏角豐滿釋顏以而字代且字揚且之顏言揚而顏也
揚且之哲言揚而哲也之為語助美且仁美且好猶言
美而仁美而好也昌而熾昌而大猶言昌且熾昌且大
也凡全詩中且而同義者可依此傳類推○展誠雄雉
同美女為媛爾雅釋訓文說文媛美女也人所援也引
詩邦之媛兮釋文引韓詩作援云助也箋媛者邦人所
依倚以為援助也許鄭竝兼用韓詩義詩小學云按此
篇也字疑古皆作兮說文引玉之瑱兮瑱兮皆古
義引孫毓故曰玉之瑱兮皆古
本之存於今改之未盡者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

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疏成二年左

盡室以行申叔晚遇之日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
有桑中之喜宐將竊妻以逃者也禮記樂記篇桑間濮
上之音亾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
止也此竝與序說合漢書地理志亦云衛地有桑間濮

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
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傳爰於也唐蒙菜名沫衛邑云誰

之思美孟姜矣傳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傳桑中上宮所

期之地淇水名也疏爰於爾雅釋詁文釋詁又云爰于

言于縣詩或言爰或言曰爰于曰於四字皆語詞爰采

唐矣矣為起下之詞爰與下文云誰之思之云竝為發

語之詞此傳為全詩爰字發凡也縣傳爰於也於於是

也二傳訓同意別唐蒙菜名唐一句蒙一句傳釋唐為

蒙說本爾雅釋草而又申釋蒙為菜也名字疑也字之

誤爾雅蒙王女郭注云蒙即唐也是蒙又一名王女矣

毛傳不言唐蒙為女蘿則與女蘿為別物疑今本爾雅

唐蒙下衍女蘿字說文蒙王女也段注云王或作玉誤

禮○沫衛邑沫者衛之北與東也書酒

誥明大命于妹邦馬融說謂妹邦即牧野說文云姆朝

歌南七十里地衛都朝歌沫為衛南郊邑名去朝歌七

十里在遠郊外矣沫妹牧姆字竝通用正義謂沫即朝

歌失之姜姓大嶽之苗裔孟姜孟弋孟庸皆世族之妻

期要送是惡行也傳云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者此總

釋全章之義○桑中地即衛之桑間禮記注云桑間在

濮陽南郡國志濮陽縣下劉昭注引博物記注云桑中在

中案濮陽在今開州南又穆天子傳天子飲于桑中郭

注桑林之中此非地名也上宮地未聞淇水名泉水同

水經淇水注云淇水南歷枋堰舊淇水口東流逕黎陽

縣界南入河地理志曰淇水出共東至黎陽入河溝注
志曰在遮害亭西一十八里至淇水口是也又河水注
云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漢書溝洫志
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
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又有宿胥口舊河水
北入處也案今濬縣即黎陽地遮害亭在縣西十里淇
之上即淇水口也衛之世族居於沫在淇口之西取姜
氏弋庸氏之女皆在淇口之東此思女之愛厚於我
從濮陽之南送至黎陽淇口也岷送
子涉淇至于頓丘亦女送男之詞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傳弋姓也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疏弋讀為姒 春秋定姒
穀梁傳作定弋 姒姓夏之後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傳庸姓也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疏庸姓未聞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若也

疏襄二十七年左傳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則此為刺詩明矣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傳鶉則奔奔鶉則疆疆然人之無
 良我以為兄傳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疏鶉說文作雉云離屬也此詩之

鶉與伐檀之鶉宜為一物匹鳥也故釋鳥鶉鶉其雄鶉
 牝亦以雌雄乘匹言之鶉鳥有班文其色不純若四
 月之鶉乃敷之省敷為鶉鳥鶉鳥不雙則此鶉之非敷
 明矣鶉今謂之乾鶉即季冬架巢之鳥傳云鶉則奔奔
 鶉則疆疆然不言奔奔疆疆之義箋奔奔疆疆言其居
 有常匹飛則相隨之兒韓詩奔奔疆疆奕匹之兒鄭本
 韓以申毛也奔奔左傳及禮記表記呂覽壹行注俱作
 賁賁疆疆禮記作姜姜鄭注姜姜賁賁爭鬪惡兒高誘
 注以賁賁為其色不純玉篇翻飛兒此或兼取齊魯家
 詩說○良善為日秦黃鳥同人之無良言人則無善耳
 上文兩之字傳以則字代之此之字當亦訓為則全詩
 之則同義者放此之與則同義之又與是同義見蠓螻
 篇我我國人也傳云兄謂君之兄也韓詩外傳顏回曰人
 言人不善我國人猶謂君之兄也韓詩外傳顏回曰人
 善我亦善之人不善我亦善之兄也韓詩外傳顏回曰人
 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此最得詩人忠
 厚之旨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傳君國小君

疏君子偕老序陳人君之德箋以為小君又碩人無使君者為國人眾口之詞小君謂宣姜也莊二十二年穀梁傳云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也小君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

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

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疏衛滅在魯

封楚丘在僖公二年春秋之義書入不書滅不與夷狄滅中國也書城不書封不與諸侯封諸侯也詩美文公中興序乃據實事而言之

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作于楚宮揆之

以日作于楚室傳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

宮也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

正南北室猶宮也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傳椅

梓屬疏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傳所本也孫郭注竝云

正而栽昭十七年傳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

大木杜注云衛星營室營室水也又謂之天廟周語曰

月底于天廟章注云天廟營室也又謂之天廟周語曰

天云營室謂之豕韋也云方中昏正四方者言定星昏

見正居四方之中傳義本左傳為訓箋云定星昏中而

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

雪時其體與東辟連正四方傳言得制箋兼言得時周

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章注云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

定之說夏十月周十二月此蓋魯僖公元年之十二月

碑文王融曲水詩序注引毛詩皆作作為正義作為楚
丘之宮作為楚丘之室是孔所據亦作作為楚宮也者
楚丘楚宮為楚丘之宮也仲梁子見禮記檀弓篇與曾
言文公始造楚丘之宮也仲梁子說初立楚宮也者
子游同時鄭注云仲梁子魯人揆度爾雅釋言文日
日景也公劉傳考於日景度與考義相近云度日出日
入以知東西釋揆之以日句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
補釋定之方中句北準極對南視定而推言之極即極
星極星不移建國必以極星為準晏子襍下篇古之立
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極星即樞星也又上傳云昏
正四方則視定不獨正南北且可以知東西周禮大司
徒正日景測日之東西亦兼測日之南北俱可互文見
義也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為
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
極星以正朝夕鄭注云立王國若邦國者於四角立植
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槷古文
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
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
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
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畫其景

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日中之景
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案毛傳本匠人而鄭注亦足以
申明傳義矣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是宮室同也傳
楚宮楚室無二義箋楚宮謂宗廟也楚室居室也君子
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箋雖分解亦
傳義之所得該○樹當讀如列樹表道之樹上言營宮
室下言建城市也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鄭司
農說樹以國語曰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司險設國之
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鄭注云樹之林作藩落
也竝與詩樹字義合榛當作柔東門之壇傳栗行上栗
柔栗不中琴瑟乃連而及之耳傳文椅梓屬依正義本
當作椅桐梓屬正義云釋木椅梓湛露其桐其椅桐椅
既為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為梓屬言梓屬則椅梓
別而釋木椅梓為一者陸機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
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案傳
以椅桐梓三木為一類漆古字作漆漆木亦中琴瑟材
故巧言篇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傳柔木椅桐梓漆
也謂此四木中琴瑟之材也桑中傳云爰於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傳虛漕虛也

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降觀于桑傳地勢

宜蠶可以居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傳龜曰卜允信臧

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

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

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疏管子

大匡篇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尹知章注云虛地名

小匡篇衛人出旅于曹虛與曹同地當時或有評曹為

虛者故管子與詩皆曰虛傳云虛漕虛也漕衛邑名字

當作曹詳擊鼓篇戴公初廬於曹戴公卒立文公詩言

文公自曹虛而徙居楚丘也○楚楚丘也春秋有兩楚

丘一為曹國邑一為衛國邑常熟顧祖禹方輿紀要云

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楚丘城春秋時戎州己氏之

邑左傳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又襄公十年宋享

晉侯于楚丘蓋在曹宋間漢置己氏縣屬梁國今山東

兗州府成武縣即其地此楚丘之在宋魯間者也樂史

太平寰宇記澶州衛南縣下云衛文公自曹邑遷楚丘

即此城也漢為濮陽縣地隋開皇十六年于此置楚丘

縣後以曹州有楚丘縣改名衛南此在衛之南坐故以

名府滑縣縣東六十里衛南廢縣春秋時楚丘地此楚

丘之在衛者也穀梁傳以戎伐之戎為衛故楚丘為衛

屬衛酈道元濟水注濟水北逕楚丘城以西以成武之楚

丘為衛文公遷邑又瓠子水注京相璠曰濮陽城而南

十五里有沮丘城六國時沮楚同音以為楚丘道元以

京說為非要之先儒之誤始於穀梁異解而以成武楚

南矣鄭箋云楚丘自河以東夾於濟水又鄭志荅張逸
問楚丘在河濟間疑在今東郡界中然則鄭意近在濮
陽不從漢志成武之說矣仁和趙一清辨甚明晰傳云
楚丘有堂邑者堂邑名也其地未聞景山楚丘芻邑之
山也景訓大故傳云大山則不以景為山名矣水經濟
水注黃溝枝流北逕景山東即引衛詩景山與京作證
其說恐不得實京高丘小雅甫田同爾雅絕高為之京
非人為之丘其訓有二解郭注云京人力所為之京
然生應劭風俗通義山澤篇云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為
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應讀與郭異案
丘非人力所為絕高丘也京為丘之高故毛傳以京為高丘所
人所為絕高丘也京為丘之高故毛傳以京為高丘所
謂為高必因丘陵也○草蟲傳降下也書禹貢桑土既
蠶是降丘宅土傳云地勢宜蠶可以居民者即本書義
作詩訓也龜曰上岷同允信臧善皆釋詁文終猶既也
然猶是也上云其吉終然允臧言龜卜其吉矣於是徒
居楚丘則信乎善也信當讀如論語信乎夫子之信允
謂之信猶洵謂之信宜謂之信信皆作虛字解不作實
義解故全詩允字多為語詞云建國必卜之者周禮大
卜國大遷貞龜鄭注云正龜於卜位也左傳稱邾文公

卜遷于繹衛成公遷帝丘卜曰三百餘年稱大王徙岐
亦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皆其事
也建邦能命龜以下皆用成文未知所出傳蓋因徒都
命卜連而及之耳韓詩外傳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孔子
曰君子登高必賦漢書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
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或班引出魯詩傳餘義未聞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傳**零落也倌
人主駕者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傳**非徒庸君秉操也駮
人主駕者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傳**非徒庸君秉操也駮

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駮駮馬與牝馬也**疏**零古字
雅霽落也郭注云見詩今爾雅又俗加艸頭耳廣韻引

說文云霽雨零也零與落同靈雨之靈當亦訓為零言
零雨又言既零如汎彼亦汎且噎有噎之比靈雨石鼓
文作霽雨東山零雨其濛說文作霽雨皆謂零雨也靈
者假俗字箋於鄭風靈露訓靈為落而此篇訓靈為善
非傳意○傳揆下夙駕句故云倌人主駕者正義云諸
侯之禮也未聞倌人為何官也說文倌小臣也詩曰命
彼倌人小臣其義亦未聞後箋以小臣即周禮之小臣

為大僕之佐箋云星雨止星見說文姓雨而夜除星見也姓與星同釋文引韓詩星精也精猶清也故清明亦曰精明今俗作晴釋文說毛始銳反舍也說訓舍見甘棠傳箋為辭說於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鄭讀說如字或本三家義○匪讀為非直猶特也特與徒同義傳嫌經文人字與駮北作對文故以庸君解人字庸君庸國之君謂文公也文公雖東徙渡河而繫諸以故國蓋作詩者河而舊臣也文公為庸君猶趙岐注孟子鴟鴞詩以成王為幽君正義以為庸庸之人恐失之矣秉訓操秉心操心也燕燕傳云塞淵實也淵深也案此兼臣下而言匪直也人秉心塞淵言非徒為君如此為臣亦當然相鼠序衛文公能正其羣臣干旄序衛文公臣子多好善即其義也上章言文公徒上之事而傳亦兼說大夫命龜者意可見矣○馬七尺以上曰駮傳本周禮度人為駮引詩曰駮北駮北段注云釋詁曰駮北頻北今尺為駮引詩曰駮北駮北駮北駮北駮北駮北駮北駮北爾雅譌作駮北而音義不誤可攷音義曰駮北頻北與駮北同下者即謂駮北也此以駮北釋詩之駮北雅以雙聲為訓謂駮北為駮北也駮北為駮北與駮北為駮北解北字非謂駮北為駮北也

駮北馬釋駮北為二馬不用爾雅義也諸侯乘駮駮為文公所自乘之馬北馬母馬也駮北非駮之北三千亦非駮與北合三千馬有三千者統通國言若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皆是也此即序云國家殷富之意閔二年左傳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此十倍也齊語齊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與之繫馬三百詩言駮北三千此亦十倍也

蝮蝮三章章四句

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知也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傳蝮蝮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

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疏蝮蝮爾雅作蝮蝮說文帶字下高誘注淮南呂覽歐陽詢藝文類聚天部下蔡邕月令章句引詩皆作蝮

竦爾雅釋天云蟬竦謂之雩蟬竦虹也霓為挈貳霓本
或作蜺郭注云俗名為美人虹江東呼雩雙出色鮮盛
者為雄曰虹闇者為雌曰蜺後漢書注引郭注如是傳
云夫婦過禮則虹氣盛者以釋經蜺竦在東句云君子
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者所以釋經莫之敢指之義
也後漢書楊賜傳賜曰今啟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
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蜺竦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
比無德以色親管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案
此與毛義合李賢注引韓詩序云蜺竦刺奔女也蜺竦
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蜺竦在東者邪色棄陽人君淫
泆之徵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韓序傳與
毛義異○行謂嫁也女子必待命而行以為禮也

朝齊于西崇朝其雨傳齊升崇終也從旦至會時為終

朝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疏齊當作躋爾雅躋升也兼

也周禮眠祿掌十輝之法九曰躋鄭司農云輝為日光
氣也躋者升氣也玄謂躋虹也詩云朝躋于西字亦當
作躋案上章傳言虹氣盛則此言升即是升氣升氣即
是虹先後鄭說不同而意無異也釋名蜺竦其見每於

日在面而見於東啜飲東方之水氣也見於西方曰升
朝日始升而出見也劉亦謂升為虹唯荀爽注易需卦
引詩解作升雲與詩義不合侯人南山朝躋傳躋升雲
也兩朝躋不同崇者終之假借字采綠終朝采綠傳自
旦及會時為終朝與此崇朝同趙岐注孟子云雨則虹
見郭璞爾雅音義云虹者陰陽交會之氣雲薄漏日日
照雨滴則虹生也蓋本是因雨而虹詩則言見虹而雨
二者實相因夕見在東朝見於西則雨君子尤當見之
而思戒焉傳
意當如是也

乃如之人也傳乃如是淫奔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

也不知命也傳不待命也疏傳云如是淫奔之人釋經

子日月箋之入是人蓼莪箋之猶是也凡之與是同義
者放此乃如之人也日月篇作兮韓詩外傳列女傳
皆作兮古也兮通用懷讀如有女懷春之懷箋云懷思
也又云淫奔之女大無貞絜之信又不知婚姻當待父
母之命此申傳不待命之說也韓詩外傳是故陽以陰
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

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說苑辯物同列女傳孽嬖篇引此詩而釋之云言嬖色嬖命也三家解命竝與毛異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

之化無禮儀也疏襄二十七年左傳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會不敬為賦相鼠然則此為

刺詩矣此與野有夙麇序意略同被文王化知惡無禮衛文公正羣臣能刺無禮皆序推本言之耳白虎通義諫諍篇云妻諫夫之詩當本魯詩與左氏傳不合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傳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

為闇昧之行人而無儀不夙何為疏相視爾雅釋詁文

引此詩儀當作義周禮肆師治其禮儀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說

說文義已之威義也儀度也諄人所宜也古仁義字禮義字皆作諄威儀字作義今毛詩用字之例威儀作儀仁義禮義皆作義為通用假借也關雎大車氓甫田載驅序匏有苦葉氓蟋蟀破斧伐柯皇皇者華傳皆作禮義不作禮儀則此篇經序與傳亦皆作義可證矣作儀者疑因箋而誤傳云雖居尊位以釋經人字云猶為闇昧之行以釋經無義字蓋以鼠喻人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人而無止不夙何

俟傳俟待也疏傳云止所止息則無止為無所止息矣

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所謂無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釋文引韓詩云止節無禮節也鄭用韓詩俟待靜女箸同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傳體支體也人而無禮胡不遄夙

傳遄速也疏上二章皮齒俱指鼠身一端而言體為支體亦此意也遄速釋詁文傳於泉水巧言

詩四
左傳晉人討衛之叛故遂殺涉佗君子曰此之謂弃禮
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涉佗亦遄矣哉杜注云遄速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傳子子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

夫之旃也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

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

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彼姝者子何以畀

之傳姝順貌畀予也疏子子猶桀桀特立之意故傳云
干旄之兒干讀如籊籊竹竿之

竿說文竿竹挺也於旄旗杠兒竿與杠一聲之轉云注
旄於干首者旄與釐同說文釐犛牛尾也注犛牛尾於
竿之首謂之干旄下章干旄干旄皆干旄也出車傳
旄干旄也傳又云大夫之旄也者旄亦作壇周禮司常
通帛為壇襍帛為物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也則以緇
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今文末為旒案
禮言無物則幅用半緇半經易之緇黑也經赤也說文
云勿襍帛幅半異或作物今隸變作物物本半幅白半
幅赤此士喪易半幅黑耳其下半幅則仍用赤也襍帛
之幅半赤則知通帛之旄充幅皆赤矣鄭注周禮云通
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是也通帛正幅旗之繆也爾
雅因章曰旄郭注云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其游數禮未
聞免謂說文物三游則旄其五游歟特有游而不畫耳
司常孤卿建旄諸侯之上大夫卿此大夫為卿也聘禮
使者載旄注聘使卿此大夫得建旄也凡旗皆有旄有
旄詩二章言旄則一章之旄三章之旄似皆屬旄傳乃
於干旄下著明為大夫之旄實據左傳孟子並有旄以
招大夫之禮蘇林注漢書田蚡傳引古禮大夫立曲旄
此皆大夫用旄之證旄常建旄不常建猶之駕四常棗
駕三非常棗耳傳言旄以明一章之旄與三章之旄皆

指旃為大夫之所常建不得以不常建之旃亦有旌有
旌以一旃該旌旌為說泥於文而害其意不可以說詩
也○浚衛邑豈風同衛邑衛下邑也隱八年左傳云官
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此言為官者有世功則官
邑亦世其子孫或以官為族或以邑為族傳引之者以
言諸侯之大夫有以官為族者皆得世其官邑於干旌知世
其官而於浚知世其邑也經言野傳必云郊外曰野
者以下章在浚之都知邑也大夫采地在都郊外曰野
○二章言組三章言織故傳云紕所以織組也紕讀如
次比之謂以素絲次比織組是為紕與紕聲相近
比絲為紕猶并絲為紕矣云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者總
亦紕也成文者成其織組之文也爾雅紕飾也文與飾
義相近云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者簡兮執轡如
組傳組織組也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
也執轡如織組似御馬兩詩意實同素絲謂轡也
素絲紕合組織以為御馬之法可通於治民大戴
禮盛德篇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轡故曰御四馬
者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晏子諫下篇
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韓詩外傳故御馬
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

集此皆以御馬警治民也傳意言大夫願聞其法即序
好善之義四之謂四馬五之六之謂轡意以一章三章
皆謂大夫乘四馬也正義謂四之服馬之四轡失傳之
指○彼彼大夫也姝順兒六書故九引傳作順也疑唐
人作也字不誤詰姝為順順讀如易君子以順德之順
中論虛道篇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
才加乎眾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
之而不倦引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與傳順訓合
界子釋詁文訓界為子與二章同義
又互文以見也子之子之以法也

子子干旃在浚之都傳身隼曰旃下邑曰都素絲組之

良馬五之傳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驂馬五轡彼姝者子

何以予之疏州禮司常身隼為旃傳所本也司常又云

大夫建旃則諸侯之上大夫卿有旃宜也旃與帥都旗
縣鄙旃共建以殊於諸侯建旃也大司馬百官載旃旃
與軍吏旗郊野旃同載以別於諸侯載旃也諸侯之旃
未嘗無旃考工記鳥旃七游與周禮侯伯七游之制合

則州里百官所建載之旗不得與侯伯同七游矣不獨此也爾雅鎔革鳥曰旗鎔革鳥與止畫鳥隼者又復不此也爾雅鎔革鳥曰旗鎔革鳥與止畫鳥隼者又復不

同鳥隼畫於旒孫炎注云畫急疾之鳥於旒周官所謂鳥隼為旒者矣是也鄭注司常云鳥隼象其勇捷也此與出車桑柔傳同與六月傳異出車桑柔之旒皆戎車之所建則大夫之旒其非常建可知無羊傳旒所以聚眾也○古者城郭之中謂之國中亦謂之邑中其餘鄉遂之地公有公邑家有家邑縣都有縣邑都邑皆謂之

下邑浚在衛都故傳云下邑曰都也地官載師以家邑鄭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地以外置都鄙都為畿地王子弟所食邑也案周制鄉遂之外置都鄙都為畿

畱之竟名其實削縣皆有封邑侯國封邑亦在四郊之外亦有縣都之號衛之有浚都猶晉之有原縣也方士掌都家鄭司農注云魯季氏食於都○傳釋素絲為總以素絲即上章傳云總紕於此也釋組為成組即上章傳云成文於彼也說文總聚束也驂馬五轡以釋之義正義云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般益以驂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駟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

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為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曰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軼鎔衡八鸞鏘鏘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駟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魯僖所乘四牡駢駢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說與易春秋同玄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棗之棗馬一師四圍四馬為棗此一圍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天子駕六校人則何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圍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案異義大夫駕三本逸禮王度記鄭駁不從其說王肅同異義而孔晁王基皆不從其說異義引毛詩說大夫同駕四相傳古毛詩家說然此傳云驂馬五轡則古又不廢是說矣大夫乘四其常棗也驂非常棗禮記孔子之衛

遇舊館人之喪說驂而賻之或孔子在路偶亦用驂歟
服馬四轡驂馬二轡驂外轡納於服之靳環其驂內轡
與服四轡總持在御者之手所謂驂馬五轡也說文驂
駕三馬也駕三馬為驂又益一驂為兩驂小戎箋驂兩
駢也大叔于田
車攻皆曰兩驂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傳析羽為旌城都城也素絲祝之

良馬六之傳祝織也四馬六轡彼姝者子何以告之疏

析羽為旌周禮司常文司常又云旂車載旌司常掌九
旗而大司馬辨七旗者蓋以大常旂旗旛物旒旛皆有
旌也旂與旛皆引有旌傳於首章之旌即本爾雅注旌首
之義而於旌下引周禮析羽之義其文可互見也爾雅
注旌首曰旌李巡云旌牛尾箸干首郭璞云載旌於竿
頭如今之幢亦有旒李郭但釋爾雅之旌不涉周禮之
析羽鄭注周禮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旒旌之上所
謂注旌於干首也鄭直以羽為旌舉一端以為言其實
凡旌皆有旒有羽鄉射記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
與朱羽糝以鴻脰韜上注旌總名也不命者無物此翻

旌也是翻旌無旒乃以鴻脰易之而糝以白羽朱羽則
旌之有羽此其明證也襄十四年左傳范宣子假羽毛
於齊定四年傳晉人假羽旒於鄭孔疏云羽旒者有五
色鳥羽又有旒牛尾也孫炎注爾雅亦云析五采羽注
旒上也說文旒游車載旌析羽注旒首所以精進士卒
也許說旌兼羽旒合周禮爾雅以立言耳○上章言都
故傳釋城為都城隱元年左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
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都過五十雉
之一又閔元年前傳晉獻公使大子曲沃士蒞曰大子
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是諸侯封邑大者皆謂之都城也
考工記匠人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傳讀祝為織
小箋云此謂假俗祝與織雙聲而合音最近云四馬六
轡者以釋經六之義兩服在中兩驂在旁兩服四轡
兩驂各有內外轡靳環在服馬背上兩驂馬之外轡貫
之以止驂之出與服馬四轡同入軛上大環便於總持
其內轡則先著服馬之外轡止驂之入秦風謂之脅驅
而後入軛前之手者謂之轡繫於軛前謂之軛是兩驂內
轡不在手在手者謂之轡繫於軛前謂之軛是兩驂內
者華閣宮皆曰六轡四轡也四轡小戎皇皇者華裳裳
年左傳竿旌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杜注云取其中心願

告人以善道也韓詩外傳亦引詩而釋之云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此皆與序賢者樂告以善道義合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二章章

四句疏今訂正辨見下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

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斃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

之亾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

是詩也疏閔二年左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傳載辭也弔失國日唁驅馬悠悠

言至于漕傳悠悠遠貌漕衛東邑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傳草行日跋水行日涉疏乘車日載假借之為語詞傳為全詩載字發凡也豈風泉

水不傳者例不限於首見也辭當為詞載者發語詞也
載驅載驅薄薄言驅薄薄也傳不釋載字凡句首載字
無意義者放此載者語助詞也賓之初筵賓載手仇言
賓取匹也傳亦不釋載字凡句中載字無意義者放此
又載者詞之乃也小戎日載寢載與斯干日乃寢乃興
是載與乃同義又載者詞之則也江漢日王心載寧黍
苗日王心則寧是載與則同義此箋及七月湛露沔水
小宛楚茨江漢時邁有駉箋竝云載之言則也凡詩中
或言載而或言則或言載而或言乃者放此而傳則渾
言之云詞也學者可隨文以別解之廣雅韻詞也說文
云馱讀若載弔失國日唁昭二十五穀梁傳文眾經
音義卷十三引韓詩傳弔生曰唁弔失國日唁悠悠為
遠黍離傳訓同言至于漕猶日至渭陽也言日皆語詞
列女傳仁智篇引詩作曹漕古今字擊鼓泉水傳皆
云衛邑此云衛東邑者時衛已在河東也馳驅歸唁驅
馬至漕皆是設想之詞泉水云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
言出游以寫我憂即此首四句之意也思歸唁其兄又
義不得意在言外○儀禮聘禮疏引詩作大夫載涉鄭
注載山行之名跋與載通傳云草行者山與草皆對水
行而言也云水行日涉者說文櫛徒行厲水也篆文作

涉釋文引韓詩不由蹊遂而涉日跋涉不由蹊遂解跋
字與毛詩義異大夫許大夫也我許穆夫人自我言
許大夫雖有跋涉之勞而終不能救衛之亡我心用是
深長憂也下章云視爾不臧我思不遠視爾不臧我思
不閱末章云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皆本此二句意而
申說之蓋許與衛本昏姻國衛為狄滅許豈無一介弔
唁之人特不如夫人之所思要在乞師於大邦耳序云
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此夫人賦詩之故實由
乎此箋意許人既以歸唁尤夫人不應更有跋涉之事
遂席首章大夫為衛大夫與下大夫君子分屬衛許兩
國先後異解
恐非經旨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傳不能旋反我思也視爾不臧我

思不遠傳不能遠衛也既不我嘉不能旋濟傳濟止也

視爾不臧我思不閱傳閱閉也疏正月傳哥可也嘉與

反傳乃揆下我思不遠句以足經義故云不能旋反我
思也爾爾大夫也臧善也云不能遠衛者亦言我思之

不能遠於衛也○說文霽雨止也濟讀同霽故訓止
止者止我思也閱閉閱宮同閱閉雙聲閉猶止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傳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也升至偏

高之丘采其蟲者將以療疾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傳行

道也許人尤之眾穉且狂傳尤過也是乃眾幼穉且狂

進取一槩之義疏偏高曰阿丘爾雅釋丘文釋名云阿

所在未聞疑衛丘名陟彼阿丘與至漕行野一意說文

繫傳淮南汜論注引詩作言采其蟲毛詩作蟲假俗字

爾雅釋草苗貝母郭注云根如小貝圓而白華葉似韭

正義引義疏云蟲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

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箸有分解傳云
將以療疾者言欲一至衛國我思始可釋然故取升丘
采蟲以設喻也傳不為言字作訓言亦語詞○懷亦思
也傳訓行為道各有道者自言其所思之有道與他人
各異也尤讀為說緣衣傳說過也書呂刑報以庶尤說
文作庶說此尤說通用之證文選盧諶贈劉琨詩注引

薛君章句尤非也毛韓義同釋幼穉穉穉謂眾人皆幼
 穉也幼穉孱弱無知之謂論語子路篇狂者進取又孟
 子盡心篇孔子在陳曰益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
 案狂簡進取即下文所謂狂者進取也趙注云簡大也
 傳進取即本此義云進取一槩者言狂之狀韓子解老
 篇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此狂字之義也騫裳
 狂童之童也且傳狂行童昏所化也穉狂猶云狂童也
 抑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傳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
 也眾穉且狂猶云彼童而角也古且而同也昭二
 十三年左傳胡沈之君幼而狂亦與詩句旨相同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傳控引極至也疏野願思也芃芃

盛長之兒云麥芃芃然方盛長言思行衛野麥方盛長
 之時也胡承琪後箋云狄滅衛在閔公二年冬非麥蠡
 之候考定之方中營室詩也在夏之十月為周之十二
 月此蓋魯僖公元年之十二月至僖二年諸侯乃城楚
 丘而封衛焉則當僖元年春夏之間戴公已卒文公雖
 立而尚無寧居許穆夫人所為賦載馳以弔失國歟揆

之情事衛侯似指文公為近蠡上麥野雖皆繫設辭亦
 不宜取非時之物而漫為託興也案胡說是也春秋書
 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左傳載宋桓公立戴公
 杜注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左傳又載衛文公
 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注衛文公以此年冬
 立季年在僖二十五年史記衛世家文公二十五年卒
 與杜注合是戴之卒文之立皆在魯閔公二年十二月
 魯僖公之元年即衛文公之元年也二年春諸侯城楚
 丘封衛則文廬漕之日已一年有餘定之方中為文徒
 居楚丘之詩序云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木
 瓜思齊封楚丘之詩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
 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是則處漕者謂文
 公也此序亦云國人分散露於漕邑亦當指文公而言
 鄭志荅趙商以廬漕專屬諸戴於定之方中箋云戴立
 一年而卒故此詩首章衛侯為戴公皆泥讀左傳戴公
 廬漕之句不知左傳宋桓公逆河宵濟與齊桓公歸公
 乘馬皆謂文公也胡墨莊以僉上麥野在魯僖元年春
 夏之間準諸於詩可審定其年月○眾經音義卷九引
 韓詩云控赴也赴謂赴告傳訓控為引爾雅引陳也陳
 告與赴告義同說文及襄八年左傳注竝同毛訓因讀

論語因不失其親之因極至爾雅釋詁文齊南山苑柳
嵩高同至者當讀如申包胥以秦師至控引大邦思其
救至此夫人之志也左傳稱齊侯使公子無虧成曹繫
在賦載馳之下意者詩有以感發乎列女傳載許穆夫
人初欲嫁齊衛侯不聽而嫁之許其言馳驅弔唁衛侯
為衛懿公又夫人為懿公女皆與左傳異或因詩辭而
附會其說韓詩外傳亦載其事其下即引詩二
章似此詩為衛女欲嫁於齊而作尤不足憑信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思傳不如我

所思之篤厚也疏尤過也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承許人

字相應所之即所思與上文兩言我思不遠我思不闕

與今本異文十三年左傳鄭伯與公宴于柯穆叔見載

馳之四章襄十九年傳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載

向賦載馳之四章麗鴻雁節小旻巧言隰桑絲末章皆

稱卒章此明言四章為一篇矣服虔云載馳五章屬鄘風

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
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
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
也然則服子慎以既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
卒章指五章我遂往即是我嘉為二章許人尤之為三章
人不聽即是不如我思之義為五章四章五章雖鎔綜
言之而分章固自不誤杜預注於文十三年云載馳詩
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疑以
下二字係後人誤衍故杜於襄十九年云四章曰控于
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其稱
四章可證也載馳五章一取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其稱
二章章四句今各本都數一章六句一章八句二章章
易倒置以致篇章錯亂孔仲達作正義時已從誤本亟
正宜釐

卷四終

詩毛氏傳疏卷五

長洲陳奐學

衛淇奧詁訓傳弟五

毛詩國風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朝歌紂所都周

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

淇奧三章章九句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

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疏徐幹中論虛道篇衛武公年過九十又作

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為賦淇澳是作於抑詩後矣武公入相在周平王世詳見抑篇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

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有匪君

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

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

石之見琢磨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傳瑟矜莊貌僩寬

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箸也有匪君子

終不可諉兮傳諉忘也疏爾雅釋厓岸隩隩厓內為隩

又釋厓以別內隩外隩之異名渾言析言皆得互稱此

郭讀本也說文隩水隩厓也隩隩厓也其內曰隩其外

曰隩大學注隩隩厓也許鄭讀以隩厓連文成義傳訓

奧為隩與郭讀同淇隩謂淇水淡曲處也昭二年左傳

及禮記大學引詩作澳澳與隩同今詩作奧者古文假

借耳陸機謂淇澳二水名或本三家詩義綠王芻釋草

文爾雅作葦葦大學引詩作葦小雅終朝采綠楚辭注引

詩作葦葦本字綠假借字郭璞注云葦葦也今呼鷓鴣脚

莎詩正義引某氏注作葦鹿葦唐本草舊注云葦草俗

名葦葦草爾雅所謂王芻者也此吳普輩因葦草可染

黃綠故云然爾雅亦作竹傳云葦葦竹爾雅作葦葦葦

釋文引韓詩葦葦葦也石經同說文葦葦葦也讀若

督竹者葦之假借字水經淇水注今通望淇川唯王芻

編草不異毛與案編草即篇蓄郭璞注云似小藜赤莖

節蘇頌本草圖經云苗似瞿麥葉細綠如竹赤根如釵

股節間花出甚細微青黃色根如蒿根是綠竹二草名

唯陸機以為一草正義釋文之矣傳云猗猗美盛兒兒釋

文作也有康叔之餘烈釋文本無餘字詩以綠竹之美

磨云道其學而成也者釋經如切如磋句云聽其規諫
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摩也者釋經如琢如磨句禮記
大學篇引詩而釋之云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
者自修也爾雅釋訓文同此傳所本也楚語在與有旅
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
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
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案此皆紀武公自修之實序云聽
其規諫以禮自防自學也猶玉之於琢摩也詩曰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說苑建本篇云學者所以反
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
以相致也亦引此詩○澤陂傳嚴矜莊兒瑟儼訓同矜
莊為瑟義未聞傳云間寬大也也釋文作兒荀子榮辱
篇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間也愚者俄且知也皆反
對成文陋者陋則間者寬大傳訓本荀子又新書道
術篇容志審道謂之間反間為野亦與傳寬大義近大
學釋訓皆云瑟兮間兮者恂栗也大學注恂字或作峻
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案恂栗但解瑟兮猶
下威儀但解喧兮禮記爾雅渾舉其義毛傳則各著其
義文異意同也韓詩間美兒與毛合說文間武兒與毛

異赫猶赫赫也大明篇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文王之
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是赫赫為德之明也
威儀容止四字同義傳以威儀容止之宣著詁咍釋文
引韓詩正作宣云宣顯也禮記作喧爾雅釋文作烜竝
與宣同說文心部愜寬閒心腹兒引詩作愜本三家詩
也諛忌爾雅釋訓文引詩作諛考槃伯兮皆作諛禮記
引詩
作諛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傳青青茂盛貌有匪君子充耳琇

瑩會弁如星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

侯以石弁皮弁會所以會髮瑟兮傳間兮赫兮咍兮有匪

君子終不可諛兮疏青青釋文云本或作菁菁唐風小

謂之瑱荀子禮論篇充耳而設瑱是也說文琇石之次
玉者从玉莠聲引詩充耳琇瑩許據詩作琇今詩作琇
非是都人士充耳琇瑩傳琇美石此傳云琇瑩美石也
者瑩乃連琇而言與著篇之瑩不同義瑩即琇之光明

說文瑩玉色也傳釋瑱言天子玉諸侯石而著傳言卿大夫青玉人君黃玉則人君及卿大夫皆用玉其說似異與案考工記玉人之事天子用全上公用龍瓚將皆瓚名也公侯四玉一伯用將鄭注全純玉也龍瓚將皆瓚名也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將說文瓚三玉二石也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駝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堉玉石半相堉也鄭許皆謂天子用全純色也龍當為龍伯玉石襍唯鄭司農注周禮云全純色也龍當為龍謂襍色然則天子用全純色之玉龍為襍色之玉侯伯襍色可以例推仲師說與毛傳合玉以白者為貴諸侯以石謂用石之次玉者襍色之玉也青玉黃玉皆襍色者為次傳云天子玉瑱謂用白玉純色之玉也云稱則青色黃者皆於於著言玉而於淇奧言石蓋與石對但謂之石也夏官弁師諸侯之纁旒九就璿玉三采其餘如王之纁旒皆就玉瑱玉旒故書璿作璿鄭司農注云璿惡玉名先師吳江氏沉云惡玉者亞次之玉也古惡亞字通是則諸侯用亞次之玉周禮言諸侯玉瑱毛傳言諸侯石瑱說似異而實同矣檀弓練角瑱注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鄭謂人君吉時以玉瑱本

周禮其實吉時所用亦非白玉練冠則用角○尸鳩類弁服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正義云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傳文所以會髮之上奪會字今補會所以會髮與君子偕老傳掃所以擿髮句義正同經言會弁傳先言弁後言會者依周禮皮弁會五采之文不先言弁則所會者不著也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象邸玉旒故書會作臚鄭司農注云臚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禮曰檜用組乃檜讀與臚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檜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為臚案此儀禮舊說也仲師說周禮會五采謂以五采組束髮束髮即骨擿髮是曰臚今士喪禮作鬢古文皆作括括亦會也士喪禮鬢是曰臚今士喪禮作鬢古文皆作括括亦會也士笄之中央以安髮荀子禮論篇始卒沐浴鬢鬢而不冠笄此始卒之人鬢髮而不加冠笄與生人異也王之皮弁先以五采組束髮若露紒然擿髮而加弁弁而貫之以玉笄諸侯皮弁當與天子同詩之會弁言會髮而加弁會髮作會以臚會髮作臚說文臚骨擿之可會髮者詩曰臚弁如星玉篇引詩同傳釋經會字不云會髮而

必云所以會髮者會亦讀為體謂會即體之假俗字體
 即象掃也如星者其象掃玉笄首飾光輝星星然也鄭
 箋詩及注周禮會為弁縫飾以玉與毛許先鄭解會字
 皆不合僖二十八年左傳釋文會亦作增魏徵隋書禮
 儀志引詩作增依鄭說以改經字也又呂覽上農篇庶
 人不冠弁高注引詩冠弁如星冠弁委貌為玄冠不為
 皮弁皮弁為諸侯視朝之服蓋本三家異說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傳簣積也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

圭如璧傳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寬兮綽兮猗重較

兮傳寬能容眾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善戲謔兮不為

虐兮傳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為虐矣疏張衡西京賦

選注引韓詩綠葦如簣簣積也薛君云簣綠葦盛如積也毛韓皆作簣謂簣即積之假俗字或齊魯詩作積為平子所據也如猶而也積鬱積謂綠竹鬱然其茂積也玉篇葦同薄○傳於金錫言鍊而精以喻道學自修之

功致而於圭璧言性有質謂其性質本美與首章傳云
 武公質美德盛同義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
 而成也鄭申毛意寬猶容也論語云寬則得眾綽訓緩
 謂其治眾有不迫也○猗當作倚禮記曲禮孔疏論語
 鄉黨皇疏荀子非相篇楊注文選西京賦李注引詩皆
 作倚正義云入相為卿士倚此重較之車孔所據本尚
 不誤也考工記輿人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
 半為之較崇鄭注云較兩輪上出式者兵車自較而下
 凡五尺五寸案案車與兵車同制說文較車較上曲銅
 也段氏據文選注引曲銅作曲鉤較上曲鉤謂之較較
 與較通較較共五尺五寸較高於軾二尺二寸較崇即
 輪崇倚較猶倚輪也釋名云較在箱上為辜較也重較
 其較重卿所乘也劉說與毛傳同而未詳其制續漢書
 輿服志金薄繆龍為輿倚較劉昭注引徐廣云繆交錯
 之形也較在箱上西京賦倚金較薛綜注云金較黃金
 以飾較也然則重較其金有重飾歟云卿士之車者謂
 武公入相平王為周卿士也○傳釋末二句即承上文
 寬綽而言寬綽為寬緩寬緩亦弘大皆所以狀其有容
 眾之德也戲謔不為虐所以成戲謔之善箋云君子
 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此申傳義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御覽逸民部一引處下有也字唐石經同

考槃在澗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碩人之寬獨寐

寤言永矢弗諼疏考成爾雅釋詁文江漢載芟絲衣同爾雅般樂也周頌序般樂也漢書敘

傳注引詩作盤爾雅釋文考槃本又作盤疑古本作般後人加木加皿耳成樂者謂成德樂道也山夾水曰澗

采蘇同釋文引韓詩作干云堯堯之也劉逵注吳都賦引韓詩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後箋云黃疑潢字

之誤潢汗者停水之處小雅正義引鄭注漸卦云干者大水之傍故停水處即其義也至韓詩干有兩訓則或

由韓故韓說與薛君章句之不同○碩人大德之人寬寬大也言賢者雖在山澗陵阿之地而有寬大之休永

矢弗諼永長矢誓諼忘也王肅云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宏信道篤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傳曲陵曰阿適寬大貌獨寐寤歌

永矢弗過疏說文阿曲阜也傳云曲陵者陵亦阜也菁菁者莪傳大陵曰阿文選西都賦注及眾

謂之京猶大阜謂之陵曲陵謂之阿猶曲京大阜也大阜謂之一也傳文兒當作也字玉篇云適寬大也碩人之適

與上章碩人之寬同意釋文引韓詩作過過美兒毛韓同也王肅云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

過差正義於弗諼弗過皆本王子維述毛說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傳軸進也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傳

無所告語也疏陸在陸猶在阿也天保傳云高平曰陸大

迪之假借字正義云傳訓軸為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義也弗無義同傳云無所告語以釋經之弗告亦是

窮處之意

碩人四章章七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姜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

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疏詩中皆追念莊姜初嫁

終而言之以見閔爾荅猶對也隱三年左傳云衛莊公

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

碩人也案美與賢同義列女傳母儀篇稱莊姜傳母見

其婦道不正諭之乃作詩此是魯詩與左氏傳不合

碩人其碩衣錦娶衣傳碩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

尊嫁則錦衣加褻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邴

侯之姨譚公維私傳東宮齊大子也女子後生日妹妻

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疏猗嗟碩而長兮傳亦云

人碩頎傳頎頎具長兒希馮所據經傳與今本異也傳

云錦文衣也四字連讀以釋經衣錦二字巷伯傳貝錦

以見錦為美女子錦衣之上復加褻衣以惡文為義禮

記中庸篇詩曰衣錦尚絺惡其文之著也是褻衣乃為

加上之衣矣說文衣部褻絺也詩曰衣錦褻衣示反古

詩作褻三家詩作絺說文引三家詩又引毛詩以絺詁

褻則褻與絺同也玉藻注及列女傳引詩作絺者褻

之假借字絺亦絺也褻衣兼下裳之名傳云褻褻者

猶衣裳也說文直裾謂之褻褻是也丰篇衣錦娶衣裳

連衣裳也錦衣為中衣加褻為上衣服人嫁時之所

服丰傳云嫁者之服兩傳義同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

衿立于房中南面婦乘以几姆加景景亦褻之假借字

加景與加褻是一事諸侯夫人中衣用錦與士妻中衣

用純不同而其上衣用褻用景不異也鄭此箋云褻禪

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禪塗之所服也尚之

以禪衣為其文之大著丰箋云褻禪也蓋以禪穀為之

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

妻嫁服也士妻純衣纁衿案鄭氏兩箋其誤有四葛覃

傳婦人有副褻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

君子是副褻以下揄翟屈翟皆既之夫家之服箋謂嫁

服翟衣誤一也士妻純衣加景諸侯夫人錦衣加褻士

妻就塗始加景則諸侯夫人裝衣亦就塗時所加可知
士妻純衣立于房中之服則諸侯夫人錦衣亦非在塗
之上服可知箋謂在塗衣錦誤二也中庸之綱即裝
以績纈所成故尚綱惡其文著箋據玉藻綱為禪綱從
系訓為穀說文穀細絹也加細絹之衣不得為惡其文
箸矣鄭意據玉藻以帛裏布非禮者文承朝玄端夕澹衣
上之非泛言衣制也誤三也諸侯夫人承朝服攝盛故錦
衣而加褻士妻嫁服攝盛故純衣而加景士妻且不敢
服錦豈庶人妻反上僭侯國夫人乎箋以錦裝為庶人
妻嫁服誤四也○東宮太子宮故傳直以東宮為齊大
子矣女子後生曰妹爾雅釋親文爾雅男子謂女子先
生為姊後生為妹詩言東宮之妹是男子稱女子之後
生者為妹也泉水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傳云先生曰姊
又女子稱女子之先生者為姊也散文無專稱○漢書
地理志趙國襄國故邢國說文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
內懷案班許不同漢襄國縣即今直隸順德府附郭邢
臺縣漢懷縣即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襄國為邢始封
國懷即春秋之夷儀為邢徙封國也爾雅妻之姊妹同
出為姨傳不言同出略也莊十年左傳蔡哀侯娶于陳

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呂覽長攻
篇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高注云妻之女弟為姨
說文亦云妻之女弟同出為姨女弟即姊妹也○譚說
文作鄆白虎通義號篇宗族篇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
郭璞爾雅注引詩皆作覃郡國志濟南郡東平陵有譚
城水經濟水注武原城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譚國也
今山東濟南府附郭歷城縣東南有故譚城春秋譚子
爵此稱公未聞爾雅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傳所本也
釋名云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於其夫
兄弟之中此人與已姊妹有恩私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傳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頰如蝤

螬齒如瓠犀螬首蛾眉傳領頸也蝤螬蝮蟲也瓠犀瓠

瓣螬首額廣而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傳倩好口輔盼

白黑分疏靜女傳荑茅之始生此云荑之新生則荑亦

通義詩曰手如柔荑者茅始孰中穰也既白且滑應說
正與傳訓同說文疑俗冰字爾雅冰脂也孫炎本作凝

鄭注內則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案不釋之脂其色滑
白莊子消搖游篇肌膚若冰雪冰雪以言潔白冰脂以
言滑白故皆取為喻郭璞云脂膏誤矣○傳詰頌為頸
古今異名也釋文及定本傳文竭下無蟲字草蟲傳阜
蝻蝻俗本作蝻蟲正義以蟲為衍則此蟲亦誤衍矣蝻
蝻蝻爾雅釋蟲文郭注云在木中爾雅又云蝻蝻蝻蝻
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
或謂之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
或謂之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
之異名也說文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
酋者長也正義云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
草云瓠樓也正義云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
瓠字疑古本爾雅當作瓠樓瓠樓有下瓠字為毛傳所
本定本依已誤之爾雅改不誤之毛傳矣爾雅注引詩
作瓠樓釋文云詩作犀廣韻作瓠犀與今詩同說文云
辨爪中實也爪中實謂之犀瓠犀與今詩同說文云
此齒白整齊之兒說文齧齒相值也引春秋傳曰皙齧
○說文去部無齧頁部頰好兒詩所謂頰首許不全引
詩句故謂此頰字即詩之頰首字是其據毛詩本作頰
首矣傳云頰廣而方即君子偕老傳廣揚而頰角豐滿

說文云好兒與傳訓同箋或從三家詩字讀頰為螭謂
精精爾雅螭螭螭螭螭螭螭螭螭螭螭螭螭螭螭螭螭
之異體自鄭以螭為螭螭後人又以螭為螭螭要皆非
古字義○詩小學云螭螭古作螭螭王逸注離騷賦云
娥眉好兒顏師古注漢書始有毛角者不得謂之眉也
之眉與首異物類乎鳥之有毛角者不得謂之眉也且
人眉似蠶角其醜甚矣安得云美哉此千年之誤也娥
者美好輕揚之意方言娥好也秦晉之間好而輕者謂
之娥大招娥眉之意方娥好也秦晉之間好而輕者謂
嫫娥眉又云按毛傳益奪娥眉好兒四字娥字一玄賦
眉好兒三字一句○論語八佾篇引詩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馬融注倩笑貌輔一作輔倩與嗎一聲之轉傳云
逸注嗎笑貌輔一作輔倩與嗎一聲之轉傳云好口輔
口輔即靨靨也釋文倩本亦作靨引韓詩云蒼白色是
韓詩作巧笑靨兮靨兮靨兮初生蒼白色韓詩依字作訓與
毛訓異盼從目分聲以分詰盼此同聲為訓之例玉篇
盼謂黑白分本毛訓釋文引韓詩云盼與毛訓異
色也馬注論語云盼動目貌竝與毛訓異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傳敖敖長貌農郊近郊四牡有驕

朱幘鑣鑣(傳)騎壯貌幘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芾以朝(傳)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芾蔽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傳)大夫未退君聽朝於

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疏)敖敖與頌爲長兒故箋云敖敖猶頌頌也農郊當衛之東郊高注呂覽孟春紀云東郊農郊也齊在衛東故夫人入竟舍於東郊何注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云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是也東郊在近郊之外故傳以近郊釋之侯國遠郊三十里近郊半之十五里月合注引王居明堂禮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案周制侯國多從殷禮與○騎猶躡躡也嵩高四牡躡躡傳云壯兒訓同幘者所以爲馬飾故謂幘爲飾說文幘馬纏鑣扇汗也鑣馬銜也釋文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洙是似鑣扇汗一物又與服志云乘輿象鑣赤扇汗王公列侯朱鑣絳扇汗卿以下有駢者緹扇汗此漢人鑣與扇汗爲二其制未聞也爾雅鑣謂之鑣郭注云馬勒旁鐵鑣古用鐵以

朱絲飾鑣是爲朱幘中車重翟錫面朱總鄭司農注云總箸馬勒直兩耳與兩鑣朱總卽朱幘也兩鑣之端繫諸以鑣秦風所謂鑣鑣也廣雅鑣鑣盛也說文引詩作鑣鑣義與傳同玉篇儵儵盛兒或本三家詩案上下文皆就夫人說此二句就公說故傳以朱幘爲人君之馬飾此就公親迎夫人而言之也穀梁傳云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周禮春官中車王后之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連車王后重翟上公夫人厭翟以是爲差侯伯夫

人當用安車攝盛用厭翟其燕出入則當用翟車爲訓凡朝言攝盛故釋經之翟爲翟車卽本周禮翟車爲訓凡朝之常禮夫人纚笄不用盛飾皆其例耳重翟者車前後皆飾翟羽也厭翟者車前一而比次翟羽以爲飾也翟車者車前之兩旁但飾翟羽不比次也芾三家詩作蔽故傳云芾蔽也芾卽車答交結木於車前之兩旁其覆芾之意鄭注中車云詩國風碩人曰朝者亦卽引起下二句之意鄭注中車云詩國風碩人曰朝者亦卽引起下二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鄭本詩翟蔽爲厭翟就始來攝盛言又解朝爲夫人朝君非毛義○禮記玉藻篇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

寢釋服此傳所本也釋文引韓詩還罷也義與傳同傳
既本玉藻文以證經大夫退之義又言夫人聽內事以
明經君為小君之義即燕寢而夫人之退適小朝大夫
君退適小寢小寢即燕寢而夫人之退適小朝大夫朝君
君路寢有堂為聽政之處天子諸侯皆二朝大夫朝君
在路門外之治朝亦為外朝大夫朝君於此君視大夫
朝亦於此其聽朝在路門內之玉藻言聽政於路寢而
變言聽朝者謂聽大夫朝政之事也玉藻朝服以日視
朝於內朝燕朝亦有視朝之政也傳於君言聽朝以夫
人言聽內事於君言路寢於夫人言正寢皆互文以明
義也雞鳴傳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
聽朝君聽朝即此云君聽朝於路寢也兩傳正是一義是君夫
即此云夫人聽內事於正寢也兩傳正是一義是君夫
人各自有朝矣胡培翬云古者天子諸侯有公卿大夫
以襄外治后夫人有世婦九嬪之屬以襄內治故君每
日朝羣臣於外以聽政后夫人皆別有正寢燕寢下至大夫
事正寢夫人之寢后夫人皆別有正寢燕寢下至大夫
妻皆然其制前為君路寢次君燕寢次夫人正寢次夫
人燕寢天子路寢一燕寢五后亦正寢一燕寢五諸侯

路寢一燕寢三孔賈疏謂燕寢二非也夫亦正寢一
燕寢三夫人常居在燕寢每日聽事在正寢正寢即夫
人朝處左傳所謂內宮之朝是也考工記云內有九室
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嬪治事之處外九室在正朝左右內
事之處內九室九嬪治事之處外九室在正朝左右內
九室當在右朝左此王后禮其諸侯夫人正寢之前
亦當有世婦羣妾治事處毛傳言夫人正寢足補禮經
之未備案胡說是也經中朝字君字皆就夫人說列女
傳賢明篇引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
也此又可援魯以證毛矣詩上下文義皆就夫人初嫁
盛時說而唯此翟芾以朝三句就常朝之禮言之蓋莊
公之不荅莊姜在惑夔州吁之母之後其初昏原未見
其不荅也故詩人始於此著明之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鮪鮪發發葭葦揭揭

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罟魚罟濊濊施之水中鱣鯉也

鮪鮪也發發盛貌葭蘆葦葦也揭揭長也庶姜孽孽庶

櫛頭戴物也亦即盛飾之義說文櫛櫛同字櫛之或作
擗猶櫛之或作櫛釋文引韓詩作櫛櫛云長兒謂庶姜
形體之高長呂覽過理篇注引詩庶姜櫛高長兒本
韓詩與雅傳異桓三年左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
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
則亦大夫送之今齊嫁女於衛為敵國則未知其姊妹
與公子與送之者為上卿與下卿與傳云庶士齊大夫
送女者統釋之詞又隱八年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
陳鍼子送女此即大夫送女之一證伯兮傳揭釋文
云武壯義同文邈魏都賦注引毛詩作揭釋文
引韓詩作桀云健也韓與毛亦字異而義同

氓六章章十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
相奔誘萃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
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氓之蚩蚩抱布賈絲傳氓民也蚩蚩敦厚之貌布幣也

匪來賈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傳丘一成爲

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傳愆過

也將願也疏傳詰氓為民民席男子也方言說文竝云

字敦亦厚也言男子始來意甚敦厚則蚩蚩然釋文引

韓詩氓美兒美兒謂之氓則蚩蚩為美毛韓訓異意同

鄭司農周禮載師注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

尺以為幣賈易物詩云抱布賈絲抱此布也案仲師治

毛詩此相傳古毛詩說注又云或曰布泉也易林夬以

緡易絲抱布自媒如淳注史記平準書詩云抱布賈絲
故謂之緡也又鹽鐵論鎔幣篇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
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賈絲而已此皆以布為錢幣或本
三家詩我女子自我也爾雅釋丘丘一成為敦丘傳
所本也敦郭音頓注云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今
江東呼地高堆者為敦釋名作頓丘與詩同水經淇水
注云淇水又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闕駟云頓丘在

淇水南又屈逕頓丘面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者
也是頓丘之西北皆淇水之所逕流故女子送男子必
涉淇而後至頓丘也水經注又云淇水北逕頓丘縣故
城西古文尚書以為觀地矣案頓丘縣漢屬東郡今為
直隸大名府清豐縣在大河故瀆之東與詩頓丘無涉
○愆過傳為全詩通訓爾雅譽過也說文愆籀文作譽
期會期也良善也此女子雖與男子會期而仍望善媒
至也秋行昏禮必待媒妁之言若仲春之月奔者不禁
則不待媒妁之言媒氏為主傳於此將訓願將仲子兮
將伯助予兩將字訓請者語氣直願者語氣曲故隨
文以別言之孟子滕文公篇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
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荀子非相篇婦人莫不願得以為
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奔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
竝起案此即傳願字之義期請期也士昏禮納徵在許
嫁三月之前請期即在教女三月之中請期則與親迎
時近矣野有夙麕傳春不暇待秋也東門之楊傳男女
失時不逮秋冬毛傳以秋冬為昏
嫁正時詩云秋以為期其明證也

棄彼塊垣以望復關傳塊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不見

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傳言其有一心乎

君子故能自悔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傳龜曰卜著曰筮

體兆卦之體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傳賄財遷徙也疏塊

毀毀猶缺也說文引詩作塊或作隄垣牆也復反也猶
來也關衛之郊關也襄十四年二十六年左傳蘧伯玉
遂行從近關出又二十六年傳大叔儀乃行從近關出
公使止之蓋衛之境有遠有近詩之關即衛之近關傳
云復關君子所近也者言望有君子之來宜自近關也傳
意正本左傳為訓云言其有一心乎君子者以釋經泣
涕漣漣句楚辭九歎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王注云漣
漣流貌也云故能自悔者揆下弟四章靜言思之躬自
悼兮而總釋之即序所謂困而自悔之意不見復關泣
涕漣漣猶云未見君子也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猶云既
見君子也玩詩語意復關非關名○爾爾男子也左傳
稱懿氏卜妻敬仲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是嫁娶皆有
龜卜著筮之事龜以開兆著以揲卦傳承卜筮言故釋
體為兆卦之體周禮大卜三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

十其頌皆千有二百三易其經卦皆入其別皆六十有四
是謂也禮記坊記引詩作履無咎言鄭注云履禮也
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釋文引
韓詩作履云履幸也訓異意同賄財爾雅釋言文遷徒
釋詁文賓之初筵殷武同皇矣傳亦詁遷為徒以爾車
來以我賄遷謂男子來以車徒財也此亦一心乎君子

詞之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會桑甚于嗟女兮無

與士耽傳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鶉鳩也會

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疏起猶葛為女

功之所事因桑生興與葛覃篇以葛生興同隰桑傳沃
柔也沃說文作洪重言之則謂之沃沃傳以然字代若
字旄丘傳又以然字代如字如若同聲如謂之然若謂
之然其義一也正義云女取桑落未落興已色之盛衰

○鳩鶉鳩鶉為五鳩之一春來冬去之鳥亦曰鳴鳩
小宛傳鳴鳩鶉鶉也鶉鶉與鶉鶉實一物也泮水傳黹
桑實也甚與黹同傳云鳩會桑甚醉傷其性義未聞說
文醜樂酒也堪樂也今字堪通假作湛醜又通假作耽
爾雅耽樂也邢疏引詩作耽耽乃醜之俗字凡樂過
其節謂之醜鳩於甚過會醉傷其性以興女與士過樂
則傷禮義之節韓詩外傳所謂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也此婦人自明持正以禮即下章女也不爽之意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會貧淇水湯湯漸

車帷裳傳隕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女也

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傳爽差也極中也

疏傳於七月小弁絛皆訓隕為隊隋隊義相近隋之俗

且也其黃而隕言黃且隕也君子偕老傳且訓而故而
亦可訓且它放此桑落黃隕喻顏色憔悴下文又因色
衰而追念初來辛苦不立終棄爾淮南子說山篇云桑
葉落而長年悲易林履云桑方將落隕其黃葉失勢傾

側而無所立竝與詩義同○但往爾猶矣自我徂爾猶
云咎我往矣也噫嘻箋以矣字解爾字載驅傳湯湯大
見水盛以言淇水滿盛也凡車不帷裳故傳云帷裳婦
人之車箋帷裳童容也鄭司農注巾車作潼容士昏禮
婦車亦如之有祿注祿車裳帷祿與幘通列女傳貞順
篇齊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
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野處則帷裳擁
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
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
出必輜駟是惟裳又名輜駟也漸者漬也漬車至於帷
裳以喻家道之難猶不敢失其故常下章三歲為婦靡
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即承此意而申言之○爽
差釋言文蓼蕭同詩述聞云貳當為貳之譌貳音他得
切即貳之俗字也爾雅爽差也爽貳也鄭注豫卦彖傳
曰貳差也是爽與貳同訓為差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言
女也不差士則差其行耳爾雅說此詩曰晏晏旦旦悔
爽忒也郭注曰傷見絕棄恨士失也然則悔爽忒者正
謂恨士之爽忒其行據爾雅所釋詩之作貳明矣箋解
女字為汝貳字為二皆失之負案成八年左傳引詩作
貳蓋依箋改也極中園有桃思文同罔無也無中即是

二三之謂左傳釋詩云
士之二三猶喪妃耦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

于暴矣兄弟不知啞其笑矣傳啞啞然笑靜言思之躬

自悼矣傳悼傷也疏兩無正傳云遂安也此遂字亦可

謂女也不爽也至于暴矣句以起下文此謂士貳其行
也○經言啞傳重言之則云啞啞說文啞大笑也悼傷
者方言云悼傷也秦謂之悼又云陳楚之間曰悼秦晉
之間或曰矜或曰悼終風檜羔裘箋皆以悼為傷言見
暴而自傷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傳泮陂也總

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傳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

也信誓旦旦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疏泮傳訓

阪者謂泮乃阪之假借字杜子春注泮人讀泮為阪此
半反聲同之例也車鄰傳阪者曰阪下溼曰隰說文隰
阪下濕也阪與隰對文隰者下溼其邊高之處謂之阪
亦謂之阪阪亦厓岸之異名下溼之有阪猶淇水之有
岸也箋云泮讀為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
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繫露隨本消息篇
云拱揖指搗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隰之有泮也鄭所本
三家義而與毛意實同○禮記內則子事父母總拂髦
婦事舅姑總男女未冠笄者拂髦總角鄭注云總束髮
也坐後為飾總角收髮結之案總與總角別男子拂髦
而女子總角其實總角男子亦稱之故甫田傳總角為
聚兩髦此就女子自說故傳以總角為結髮結髮但聚
髮而無髦髦為子事父母之飾總角為婦事舅姑之飾傳
意詩之總角即內則之總不必就女子未笄時言也又
襍記下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
則鬋首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鬋紛也孔疏云燕
居則去其笄而鬋首謂分髮為鬋紛也然則此詩言總
角猶即鬋首之謂歟宴當讀如宴爾新婚之宴宴謂宴
安也○古宴晏通用爾雅釋訓晏晏柔也郭注云和柔
與傳訓同定本旦旦猶怛怛說文怛怛或作怛引三家詩

作信誓息息毛詩旦旦為假借字箋云言其懇惻款誠
此申成毛義也釋訓晏晏旦旦悔爽忒也爾雅釋詩謂
初嫁之年其言笑則晏晏然以信相誓則息息然今士
差貳其行故有此悔恨雅與傳訓異而義實同反讀如
反以我為讎之反不思其反誓詞也已既也焉猶然也
言今反覆不常不思其前日信誓亦既然哉此皆棄背
之詞

竹竿四章章四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疏此詩與泉水文略同而事實異泉水之衛女因念父

宗也歸宗義也歸寧非禮也故序於泉水思歸不云禮而於竹竿之思歸為能以禮者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傳**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

如婦人待禮以成為室家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疏**傳云

長而殺也者殺者纖小之稱爾雅梢梢擢郭注云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者釋文梢郭音朔擢直角反集韻梢色角切梢擢木無枝柯長而殺者或作荀考工記輪人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鄭注云掣纖殺小貌鄭司農云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漢書司馬相如傳紛溶蓼郭彼注云支竦擢也案梢荀掣同說文無籀疑毛詩本作翟翟為擢古文假借字長而殺謂之擢擢猶長而殺謂之梢擢也興者竹竿為釣與末章檜為楫松為舟以興得夫婦之禮中間二章言由泉源而達淇水即淇水而思泉源左右之得其宜以興由母家而適夫家本夫家而思母家始終之得其道皆所以傷今也○豈不言有是也莫無也言婦人樂成爲室家雖有是思而無由致得禮則遠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女

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疏鄭注水經淇水篇泉源水有

東南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又東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逕朝

歌城北東南注淇水爲肥泉博物志謂之澳水斯水即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案源古作原今通作源水以北爲左南爲右泉源在朝歌北故曰在左淇水則屈轉於朝歌之南故曰在右泉源一爲馬溝一爲美溝雖不是淇水之發源而要之泉源在上流下注於淇水故傳以泉源爲小水淇水爲大水水由小以達大興女子由幼以至成人泉有原猶教有本也晉語胥臣曰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傳語似本此義爲訓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嗲佩玉之儺傳嗲巧笑貌

儺行有節度疏胡承洪後箋云嗲疑儺之假借嗲字本

文儺齒參差也詩但爲笑而見齒之貌耳案胡說讀嗲爲齧是也楚辭大招儻輔奇牙宜笑媽只王注言美女

頰有儻輔口有奇牙嗲然而笑尤媚好也輔一作輔淮南子脩務篇奇牙出儻輔搖高注儻輔頰邊文婦人之媚也碩人巧笑倩兮彼傳云倩好口輔謂儻輔也此傳云嗲巧笑兒謂奇牙也說文儺行有節也从人難聲詩

曰佩玉之儼疑許所據毛傳祇作行有節無度字庭燎傳噦噦徐行有節亦無度字或後人以節字義未盡乃加度字耳有女同車佩玉將將傳云將將鳴玉而後行所謂行有節也

淇水漉漉檜楫松舟傳漉漉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

擢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駕言

出遊以寫我憂傳出遊思鄉衛之道疏說文攸行水也从攸从人水省

六書故云唐本作水行攸攸也其中從水釋文作洑洑玉篇洑水流兒五經文字漉見詩風亦作攸案攸從水

為正字隸變作洑俗又誤作漉攸攸聲同義近黍苗悠悠行兒又載馳悠悠遠兒黍離悠悠遠意其字皆當作

攸攸通假作悠悠檜柏葉松身爾雅釋木文禹貢作栝檜栝聲同古舌會聲通也爾雅翼云檜今人謂之圓栝

方言楫謂之橈或謂之擢所以隱擢謂之籜所以縣擢謂之緝釋名在舟撥水曰擢擢濯也濯於水中也且言

使舟擢進也又謂之楫捷也撥水使舟捷疾也說文楫舟擢也是擢本楫之異名舟擢即舟楫棹樸傳亦云

楫擢也說文注云許無擢字手部擢引也楫所以引舟而行故亦謂之擢案傳以舟楫之得水喻男女之得禮此亦待禮以成其室家也箋云此傷已今不得夫婦之禮○遊當作游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泉水句義皆同彼傳云寫除也此傳云出游思鄉衛之道傳互訓而見義也此詩俱以淇水設喻正是思鄉衛之道之意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芄蘭之支傳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以德當柔潤溫良童

子佩觿傳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

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傳不自

謂無知以驕慢人也容兮遂兮坐帶悸兮傳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坐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疏芄蘭草屬故

爲草爾雅釋草萑芄蘭郭注云芄蘭蔓生斷之有白汁
可啖說文芄蘭莞也莞乃萑之誤陸機義疏云一名蘿
摩幽州人謂之雀瓢唐本草蘇恭云雀瓢是女青別名
也名醫增補云女青葉嫩時似蘿摩圓端大莖是雀瓢
一名女青蘿摩葉似之芄蘭亦以相似通稱非芄蘭即
蘿摩矣說文引詩作枝說苑亦作枝芄蘭之柔枝弱葉
興君子之德當有柔潤溫良以反刺惠公之驕慢無禮
也○禮記內則子婦事父母舅姑皆左佩小觶右佩大
觶注小觶解小結也觶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鄭謂小觶
解小結則大觶解大結歟說文觶解不可解而後解說苑
詩曰童子佩觶管子白心篇觶解不可解而後解說苑
禘言篇百人操觶不可爲固結又修文篇能治煩決亂
者佩觶傳云觶所以解結釋經觶字成人之佩以下總
釋兩章佩字童子席惠公也正義引閔二年左傳初惠
公之卽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以明惠公稱童子
之義五經異義春秋左氏傳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
周於天人道備故人君可以冠然則人君十二而行冠
禮爲成人君治成人君之事故惠公得佩觶且佩鞞也
云早成其德者卽傳所謂君子以德當柔潤溫良也說
苑云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

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觶說行
能者也○古能與而通皆語詞之轉則猶是也雖則佩
觶能不自知言雖是佩鞞而不我狎也猶民勞篇云戎雖小子
我甲言雖是佩鞞而不下言能與上言雖而下言而句法
而式弘大上言雖而不下言能與上言雖而下言而句法
正同經言佩觶佩鞞雖是成人亦當謙退而不自謂我
知而不自謂我狎傳乃申明經義寔刺惠公故云不自
謂無知不自謂我狎以見其驕慢人經反言之傳正言
之也○左傳孝經皆云容止可觀容儀卽容止詩之容
與儀禮士冠禮之容義同謂成人而有容儀也鄭注士
冠禮云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遂猶遂也遂遂與
大東鞞鞞同爾雅釋器遂有瑞綬兩義傳於大東之遂
訓瑞而於此篇之遂爲綬佩玉有綬行則動綬以成聲
容儀遂遂玉藻所謂習容觀玉聲鄭注祭義云遂遂相
隨行之貌是也帶大帶也古者有大帶又有革帶革帶
服於要大帶用組系結於紐革帶所以繫佩大帶所以
束衣先服革帶然後加之以大帶革帶不坐其坐者乃
大帶也其廣四寸坐長三尺天子諸侯大夫皆合素爲
裨士則練裨皆謂之大帶惠公坐帶爲諸侯之帶卽玉
藻所謂素帶終裨彼疏云諸侯以素爲帶亦用朱綠終

裨上也以朱下以綠傳云坐其紳帶釋經之坐帶紳亦帶也內則鞞紳鄭注論語拖紳苞注書紳孔注竝云紳大帶也鄭司農注典瑞云晉讀如薦紳之薦謂垂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又白虎通義衣裳篇云所以必有紳帶者示敬謹自約整也皆紳帶連文同義詩言佩玉遂遂然舉佩玉則有革帶可知而紳帶倅倅自屬大帶此及有狐尸鳩都人士之帶皆大帶也倅猶倅倅也倅倅然兮云萃坐兒倅與萃古聲相近哀十三年左傳佩玉繫兮說文繫坐也倅與繫聲亦相近

芄蘭之葉童子佩鞞傳鞞玦也能射御則佩鞞雖則佩

鞞能不我甲傳甲狎也容兮遂兮坐帶倅兮疏傳云鞞玦字

誤釋文玦又作決玉篇鞞決也佩鞞內則曰佩決車攻傳決鉤弦也說文鞞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從韋業聲詩曰童子佩鞞或从弓作鞞此與傳訓同箋云鞞之言杳所以彊杳手指此以極釋鞞也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短不用案決箸右韋為之三者會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案決箸右

巨指極冒右中三指決以鉤弦極以放弦兩事相須士喪大射禮言極必兼言決但經典言決拾無言極拾故傳以決釋鞞者舉決以該極也箋以極釋鞞者亦是足成傳義鄭司農注周禮繕人云決者所以縱弦此古人決極不分矣說苑修文篇亦云能射御者佩鞞○甲狎爾雅釋言文毛詩用古文假借作甲釋文引韓詩正作狎多方因甲于內亂鄭王本皆以甲為狎此甲狎字通之證爾雅狎習也習習禮也知知禮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疏案此

襄公母所作也序云宋襄公母者宋桓公夫人也何以不言宋桓夫人以夫人終襄公世不返宋故不繫諸宋

桓而繫諸宋襄也序云歸于衛者歸歸宗也女既歸宗義當廟絕春秋成五年春杞叔姬來歸穀梁傳婦人之

義嫁曰歸反曰來歸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蓋婦人既出不歸葬猶

婦人既嫁不歸寧杞叔姬歸於魯其義與杞當絕故春秋書逆喪以見譏宋襄公母歸于衛其義與宋當絕故

詩錄河廣以存禮序與穀梁傳皆正論也序云思而不
止者思憂思不止猶不已也當時衛有狄人之難宋襄
公母歸在衛見其宗國顛覆君滅國破憂思不已故篇
內皆敘其望宋渡河救衛辭甚急也未幾而宋桓公逆
諸河立戴公以處曹則此詩之作自在逆河之前河廣
作而宋立戴公矣載馳賦而齊立文公矣載馳許詩河
廣宋詩而繫列於庸衛之風以二夫人於其宗國皆有
存亡繼絕之思故錄之若僅謂思子而作孔子奚取焉
鹽鐵論執務篇好德如河廣
此三家詩義或云河當作漢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傳杭渡也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疏

說文抗舉也或作杭後箋云廣雅釋詁抗渡也疑詩杭
本亦有作抗者次章曾不容刀釋文正義皆引說文艸
字而於一葦杭之並不及方部之航是陸孔皆知杭非
即航字也案初學記地部及白居易六帖六兩引詩作
航航乃俗字楚辭九歎注
引詩作企跂企古通用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疏箋云小船
日刀正義

云上言一葦桴棹之小此刀宜為舟船之小引說文作
艸艸小船也釋文同今說文無艸廣雅釋地云艸舟也
蠓蠓傳以崇朝為終朝箋云
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伯兮四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疏

箋云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王
前驅久故家人思之案事在魯桓公五年衛宣公之十
三年也王
周桓王也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傳伯州伯也揭武貌桀特立也伯

也執殳為王前驅傳殳長丈二而無刃疏傳釋伯為州
伯者禮記內

則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正義引解州伯謂
州里之伯是矣管子問篇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
此亦謂州里之伯州伯即州長周禮州長每州中大夫
一人天子州長中大夫則諸侯當下大夫州長職云若

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
賞罰鄭注云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為師帥竭武
兒碩人同玉篇人部引詩作偈宋玉高唐賦偈兮若駕
駟馬建羽旗文選注引韓詩云偈榮挺也疾驅貌挺疑
健之誤韓詩庶士有榮訓健連言之為榮健說文無偈
字榮者傑之假借正月載芟傳竝以傑特同訓與此同
箋云榮英傑正義作英傑眾經音義卷五引此經傳俱
作傑說文傑執也材過萬人也○考工記盧人及長尋
有四尺是及長丈二也說文云禮及以積竹八觚長丈
二尺建於兵車鄭注亦云凡拾八觚及首有鐔而無刃
故正義云冶氏為戈戟之刃不言及刃是無刃也說文
又云祲及也詩曰何戈與祲投軍中士所持及也司馬
法曰執羽從投投亦皆及也釋名云及殊也有所撞
控於車上使殊離也周禮司戈盾祭祀授旅賁及說文
及下亦云旅賁以先驅詩之伯其以州長而攝旅賁歟
後箋云執及之旅賁則為士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
之國曰某士注三命以下於天子為士衛之君子
為王前驅者自是諸侯大夫於王朝則為士耳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豈無膏沐

誰適為容傳適主也疏正義云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為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為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飛蓬猶蒙戎旄丘傳蒙戎以言亂也管子形執篇飛蓬之問不在所賓尹知章注云蓬飛因風動搖不定淮南子見飛蓬轉而知為車商子飛蓬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竝與詩飛蓬同傳云婦人夫不在無容飾容字即揆下句為訓適當讀為敵說文敵仇也爾雅雅仇匹也竝與主義相近容謂容飾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傳杲杲然日復出矣願言思伯甘

心首疾傳甘厭也疏古其維通其雨其雨猶云維雨維

日出也管子內業篇杲乎如登於天尹注云杲明貌楚辭遠遊陽杲杲其未光兮與此杲杲同傳云日復出箋申之以為伯復不來○願言每曰也義見二子乘舟篇說文日部厭飽也今字通作厭莊九年左傳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杜注云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案左傳甘心與詩甘心不同快意謂之甘心憂念之思滿足於

心亦謂之甘心傳以厭詰甘憂思滿足之意也小弁云
疾如疾首趙注孟子梁惠王篇云疾首頭痛也甘心疾
首平列言首疾者
蓋倒句以協韻耳

焉得諛草言樹之背傳諛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願言

思伯使我心瘁傳瘁病也疏釋文諛本又作萱文選楷

文作安得蕙艸或作蕙或作萱爾雅釋文引詩作蕙

即蕙之省傳云令人忘憂儀徵阮元校勘記云此當作

令人善忘箋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傳不言憂箋

以憂申之也釋文令人力呈反善忘向反爾雅釋文

引毛傳作令人善忘為證正義云令人善忘憂之艸文選謝惠連

鄭說為毛說耳案說文云令人忘憂之艸文選謝惠連

西陵遇風詩注引韓詩焉得諛草薛君云諛草忘憂也

諛當作萱傳文當作諛草令人善忘六字韓詩言忘憂

說文言忘憂之艸皆足以補明傳義非有異也古不言

諛草為何草唯蘇頌圖經云萱草俗謂之鹿蔥味甘而

無毒主五藏利心志令人好歡樂無憂李時珍本草綱

目云今東人採其花附乾而食之名為黃花草案今俗

謂針金菜即此然古無此說也○背北堂北堂燕寢之
北堂也古人居室之制為五架之屋前有堂後有房有
室室西房東入處在於室治事在於房中房在堂北謂
之北堂詩謂之背背者北門傳所謂背明鄉陰也士昏
禮鄭注北堂房中半以北特牲有司徹注北堂中房而
北則以房之近北者為北堂矣淮南子原道篇上漏下
溼潤浸北房高注云北房陰堂亦此義也室之北有北
牖房之北有北階北階下有餘地可以樹草故婦人於
房中偶見生傷欲得善忘之草以樹之者謂此也北堂
正指北堂階下正義謂婦人欲樹草於堂上誤矣○瘁
病爾雅釋詁文十月之交亦孔
之瘁傳與此同說文無瘁字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

荒則殺禮而多昏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

也疏釋文云所以育民人也本或作蕃育者非案作蕃

育者是也正義本有蕃字標有梅傳有蕃字蕃育

故多昏若無蕃字則不辭矣箋但訓育為生長者以蕃
之為多易曉耳人民當依釋文作民人標有梅傳亦作
民人可證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傳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

配衣也疏興者以狐為興傳云綏綏匹行兒者匹者妃

之不若也綏綏讀為文與齊南山同石絕水曰梁絕

者渡也以石渡水為梁與說文履石渡水為砥或作瀾

義同也爾雅隄謂之梁郭注云即橋也或曰石絕水者

為梁見詩傳又石杠謂之荷郭注云聚石水中以為步

渡約也孟子曰歲十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段注說

文云石杠者謂兩頭聚石以木橫架之可行非石橋也

然則毛傳石絕水曰梁即是爾雅之石杠石杠亦梁也

故得通稱○之子無室家者之子兼男女言桓十八年

左傳云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

此必敗鄭注周禮媒氏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是

室家猶夫家也云在下曰裳是裳在下也無裳謂無衣裳無

未明傳上曰衣下曰裳是裳在下也無裳謂無衣裳無

帶謂無衣帶不言衣者文不備耳故傳於首章云配衣

次章云申束衣皆以足成經義衣裳就上下言上下猶

尊卑衣帶就表裏言表裏猶內外末章之子

無服傳云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兼男女說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傳厲澗可厲之旁心之憂矣之子

無帶傳帶所以申束衣疏厲與匏有苦葉澗則厲訓異

即澗涉傳云澗可厲者即本匏有苦葉謂水澗可涉也

此與爾雅以衣涉水由帶以上兩解厲字之義未嘗不

申言帶之坐束言帶之結紐約用組廣三寸其結之下坐者長三尺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傳言無室家

若人無衣服疏伐檀傳側猶厓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

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

是詩也疏魯閔公二年左傳云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

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

十兩齊語云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

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其事也案

其年冬戴公立未踰月卒而文公立成曹廬曹皆謂文

公矣春秋魯僖公十九年陳蔡楚鄭盟于齊左傳以為

修桓公之好況桓於文曾有存亡繼絕之功衛人思厚

報其德作木瓜之詩其猶春秋盟齊之志歟齊桓盛而

王業初衰齊桓歿而王迹終熄故孔子刪詩繫木瓜於

衛國之末篇而下繼以王國之變風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傳木瓜楸木也可食之木瓊

玉之美者琚佩玉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疏爾雅楸木

名楸本木名故傳云木考工記弓人取楸之道七木瓜

次之是木瓜中弓榦材矣詩之木瓜謂實故傳又云可

會之木郭注爾雅云實如小瓜酢可會齊民要術引義

疏云楸葉似柰葉實如小瓜上黃水經江水注云江水

逕魚復縣之故陵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鰕白黃實甚

芬香爾雅之所謂楸也○小箋云瓊為玉之美者故引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傳瓊瑤美玉匪報也永以為

好也疏瓊瑤美玉小箋云正義作美石不誤釋文作美玉誤也說文琨珉瑤皆石之美者周禮王獻玉

爵后獻瑤爵禮記玉爵獻卿瑤爵獻大夫是其等差後箋云呂記引傳尚作美石正義云瑤亦佩玉名者賈誼

新書言佩玉捍珠以納其間大戴作蚘珠韓詩外傳作蟻珠然珠字從玉其初蓋以玉為者後乃用蚌珠代之

荀卿賦曰旋玉瑤珠不知佩也古人始以瑤為珠以充佩玉故知瑤亦佩玉名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瓊玖玉名匪報也永以為

好也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疏瓊玖玉名

風傳曰玖石次玉者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今此傳作玉名乃玉石之誤耳玉石見楊雄蜀都賦漢書西域

傳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後箋云首章正義云此言瑤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此

瓊玖玉名當作石蓋謂傳訓瓊玖為玉石與瑤為佩玉名瑤為美石三者互文見義若作瓊玖玉名則與瑤

佩玉名同不得云三者互矣正義又云瑤言佩玉名瑤也此玖言玉名亦當作玉石蓋以瑤之美石玖之玉石證瑤雖佩玉名而亦為玉石襍也今本正義瓊玖玉名玖言玉名二字皆石之誤若此傳本以玖為玉名則正義不當引丘中有麻傳以明玖非全玉矣○傳於章末引孔子語以總釋全章蓋木瓜桃李皆苞苴之果實也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禮記曲禮篇苞苴問人新書禮篇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其下引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昭二年左傳衛侯享韓宣子宣子賦木瓜杜注云義取於欲厚報以為好竝與毛詩義合

書